周禮疑義舉要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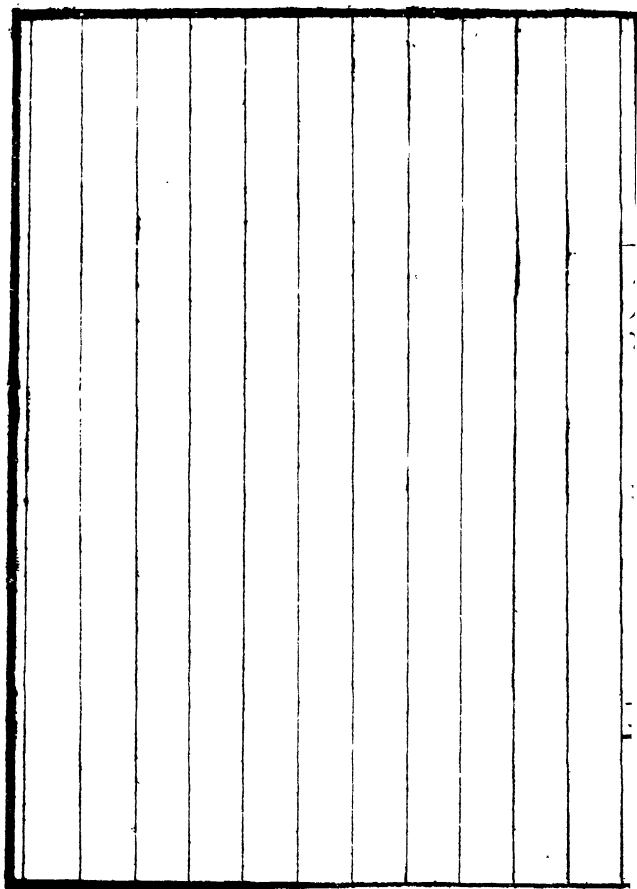
周禮疑義舉要七卷

國朝江永撰永字慎修婺源人是書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闡發其解考工記二卷尤爲精核如經文六尺有六寸之輪軹崇三尺有三寸也加軫與轐焉四尺也軫圍尺一寸見於經文而轐圍不著并軫轐以求七寸之崇頗爲難合鄭注亦未及詳解永則謂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二寸轂入輿下左右軌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轂上必有轐庋之轐之圍徑無正文輈人當兔之圍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庋輿者則兔圍與當兔同可知軸

半徑三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
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間距軌七分強可容轂
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
寸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
下餘一寸五分輈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
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
兔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圍必與兔圍等大後
不言兔圍者因輈以見云云考釋名曰軫橫在前如臥
牀之有枕也枕橫也橫在下也薦板在上如薦席也似
輿板在上而軫在下永謂軫面與輿板相平似乎不合
然輿板之下仍餘軫一寸五分則其說仍不相悖又考

說文曰轐車伏兔下革也則是伏兔鉗轂之處尚有革承其間永算伏兔距轂崇三寸六分而伏兔下革厚尚未算入要其增分甚微固亦無妨於約算也又經文曰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式之制具詳於曲禮孔疏其說謂車箱長四尺四寸而三分前一後二橫一木下去車牀三尺三寸謂之爲式又於式上二尺二寸橫一木謂之爲較至宋林希逸又謂揉者揉其木使正直而爲之永則謂揉兩曲木自兩旁合於前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式崇三尺三寸並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覆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若較在

式上如何能登軾而望若較於隧三分之前橫架一木則在陰板之內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云云考鄭注曰兵車之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則經所云一在前者皆爲式凡一尺四寸有奇之地注始得云式深若僅於兩輢之中橫架一木名之曰式則一木前後更不爲式注又何得以深淺度式乎孔疏謂橫架一木於車箱內蓋未會鄭注式深二字之義又鄭注云較兩輢上出式者兩輢則兩箱板也上出式而度之以兩輢則兩較各在兩箱之上明矣故釋名曰較在箱上不云較在式上是其明證孔疏之誤顯然至於經文凡云揉者皆揉之使曲而希逸反謂揉之使直尤屬

不考均不及氶之所說確鑿有徵其他援引典核率皆類此其於古制亦可謂考之詳矣

周禮疑義舉要序

經之可疑者莫如周官自秦用商君法惡周官故始皇焚書周官受禍尤酷百年後始出於漢武之世始著於漢成之時蓋其書晚出前之孔孟旣無明言後之程朱又無專注是以儒者疑焉東漢臨孝存作十難七論而何休直指為六國陰謀之書蘇潁濱亦有三不可信之說指摘瑕釁無如胡仁仲之詳著撰數十萬言窮極辨駁無如季德明之苦此諸儒之疑經者也至傳注周官者漢則興衆而外馬融賈逵盧植之徒及晉干寶韋逵輩皆有著述並重於世而唯康成考禮名數為大有功朱子屢言之然口卒出泉雜以漢法五天帝五人帝又雜以緯書是以王炎非之而魏了翁直斥為王介甫

作俑此諸儒之疑注者也夫以敵天命之書以致太平之書以覘周家法度之書而一亂於莽歆再亂於安石滅裂附會至爲世所詬病志古之士所深惜也昪自弱冠受知於朱竹君先生之門得備聞窮經之要凡周官中大者如軍賦井田封建數條始授以通率開方之法終正以羣經異同之辨賞析所及頗得要領期年而師北歸無可與質者迄今猶不能無疑者數十事焉如三農之解不能不疑於先後鄭九賦之解不能不疑於後鄭四望之聚訟紛紜九獻之敘次乖舛若斯之類數難更僕辛亥遊新安始備觀脊齋江先生書內有周禮疑義舉要一種翻閱再三則向之所疑者輒如春冰之釋也幷向之所不以爲疑者讀之而始悟前說之非也然則

鄭康成爲周官功臣賈公彥爲康成功臣而先生又鄭賈之功臣也先生幼稟異質長爲通儒著書二十餘種以吾師竹君先生採進於

朝錄入四庫生平於書無所不覽尤邃於禮經是編據其高弟戴震狀先生事略云爲史編修敍作也書八卷融會鄭注參以新說於經義多所發明所解考工記二卷特爲詳核後之讀周官者得所折衷矣嗚呼周官有疑義在經者是其書本未成無可解亦不必解也而先生闕之有疑義在注者是經轉以注晦有可解卒莫之解也而先生明之屏遊先生里以平日所不得質於師者讀先生書獲私淑焉幸矣茲先生從子漢從遊於屏承先志將以是編付梓嘉惠海內誠盛舉

也而屏猶以先生他所著述不能盡刋行爲憾云

乾隆辛亥小春下浣閩中後學許作屏謹序

周禮疑義舉要卷一

婺源江永撰

天官

周禮六卿之制至成王末年猶可攷顧命召[illegible]彤伯畢公衛侯毛公是六卿也迨其後而官制改別有一人爲卿士執政冢宰位在其下故詩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今詩說作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葢上卿執政者皇父而家伯雖爲宰非復統百官均四海之職矣至東遷後又有兩卿士虢公忌父爲右鄭莊公爲左則當時之爲宰者位益卑是以宰咺歸賵宰渠伯糾來聘魯史直書其名本非上卿執政者也說春秋者猶以周初冢宰之制言之考之亦不詳矣

八則治都鄙注專指采地然亦當兼公邑言之法則以馭其官謂食采之公卿大夫及治公邑大夫

內史八枋卽大宰之八柄爵祿以後其序各異言之有不同耳大宰詔王有寬大之意故先予置生而後奪廢誅內史詔王有嚴肅之意故廢先於置殺先於生而且以殺易誅也予奪則仍如故有予而後有奪也凡賜予皆爲予圭瓚車馬衣服旌旗弓矢鈇鉞虎賁皆予之大者幸與福一例得予則爲幸得生則爲福生謂以八議生之內史言殺此言誅以馭過輕重各舉一隅也

八統六曰尊貴鄭引孟子三達尊及祭義證之則貴中兼有爵齒德達吏與使能異能者因其有才而任之達吏者察其

勤勞而進之
九職任萬民皆任之以生財大學所謂生之者衆也九職外
有學士習道藝巫醫卜筮守世事府史胥徒服公事皆非所
以生財故不在九職之數而大司徒并之爲十有二天下之
民盡此矣九職生財即閭師之八貢與無職者之夫布然亦
稍有不同九職合虞衡爲一而有臣妾聚斂疏材閭師無疏
材之貢而分虞衡爲二亦得九大府所謂九功者也
三農先鄭云平地山澤後鄭云原隰平地皆未當山澤之農
自屬虞衡不生九穀原隰與平地無異又不可分爲三近世
惠士奇著禮說云三農上農中農下農也管子揆度篇曰上
農挾五中農挾四下農挾三小司徒上地中地下地分爲三

者以此此說甚確

九穀從後鄭黍稷稻粱麥苽麻菽菽有小大

虞衡猶云山澤借官名以名民職非謂掌山澤之官

藪牧養蕃鳥獸不必家畜藪牧之民各守其地野鳥獸取之有時毋麛毋卵毋毒矢射是亦所以養蕃之疑藪牧之民有二種其受田於遠郊者則貢家畜其處山澤與邦田之地者則貢野鳥獸若後世之獵戶家畜入于遂師而遂師以共野牲其卵鳥則掌畜復養而共之野鳥獸入于迹人獸人與掌畜而諸官以共腊人庖人之用其脈絡皆可考

八材先鄭本爾雅珠象玉石木金革羽遺摶埴之工且珠之用少當不特設一工宜以曲禮土金石木獸草之六材而益

以玉羽
臣妾奴婢也貧民鬻身爲人奴婢閭師無疏材之貢恤其貧也而九職生財必及之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人民注人民奴婢即此經之臣妾也庶人商賈家皆有之
閒民傭力之人執事於農工商賈圃牧虞衡之家轉徙無常即閭師之無職者
賦者徵取財物之總名自一至六以三農九穀爲主而草木鳥獸器用布帛及閒民夫布皆有之唯臣妾無賦關市則商賈也山澤則虞衡也關市山澤獨別出者自邦中至都鄙皆有關市山澤別爲二賦不與六賦混也幣餘之賦則已用之餘取之於掌事者故居末

文王治岐其時或爲商者少貨賄未能皁通故弛征以優之至成周定爲經國常法不得不設關市之征以抑之孟子征商始賤丈夫固有此理然自商農既分兵賦不得不出于農則貨賄不得不取諸商葢必如是而政始均民志始定也但其後漸流于暴耳讀周禮者以此思之或可無疑于關市之

賦

馬貴與謂三代貢助徹皆視田而賦之未嘗別有戶口之賦恐不然孟子明言有布縷粟米力役三征粟米田賦也布縷戶賦也力役之征服役者以力代賦不能赴役如閑民者使出夫布是卽口賦也布縷出於嬪婦而一夫有五畝之宅種桑麻所以有布縷之征唐之租調庸倣此三征但其後行之

有弊耳

九賦皆九功之財關市山澤之賦亦卽在邦中四郊甸稍縣都之中幣餘之賦亦卽八賦中之餘財何以别出三種列而爲九葢九賦因九式而分者也觀大府職可知矣賓客芻秣工事匪頒幣帛祭祀羞服喪荒好用因國之用財有此九事故於通國之賦先分之爲九以待九式之用酌其所入所出之多寡約略相當準之以爲式焉非謂王之膳服必出於關市國之喪荒必取諸山澤也其財物略相當焉耳他賦與式皆倣此惟幣餘一賦從八式所用之餘而生因王不能無賜予故於八式所用之財常留有餘特設職幣一官掌之是以賦與式皆有九也先儒不明此義釋賦爲口率出泉引鄉大

夫之征力役者以爲口賦釋關市山澤爲占會百物幣餘爲占賣國斥幣皆末作當增賦引漢之賈人倍算況之失之遠矣漢之口率出泉周禮亦有之閭師言凡無職者出夫布是也此因閒民一職轉移執事於人不能赴公旬三日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之猶後世之丁錢及僱役錢不可以此通釋賦字也

八則言賦貢以馭其用則都鄙亦當有賦入于王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疏云若釆地之稅則四之一與小國入天子同是謂釆地有賦此條家削之賦至邦都之賦疏謂三等釆邑出泉賦于公卿大夫而三等公邑則出泉賦于王葢揭釆邑表公邑與後疏違異非是

賓客來固有幣帛芻秣又別為二式者王朝遣使存頫省聘問亦用幣帛牛人牧人諸官自有芻秣十二閑之馬用芻秣尤多也

匪頒之式見于經者廩人匪頒稍食也宮正內宰王宮后宮之稍食也稾人外內朝宂食者之食也百官有無采邑者其稍食當掌於司祿而職缺矣又如膳夫肉脩之頒賜也酒正之秩酒也宮伯司裘之頒衣裘也司裘羅氏之行羽物也凌人之頒冰也皆匪頒之類是皆有常數者其出於恩好賜予則入好用之式

器貢若魯壺之屬傳曰諸侯之封皆有以鎮撫王室又曰彝器之來嘉功之由疏謂諸侯常貢無成器未確

牧以地得民長以貴得民從鄭注詩曰克長克君諸侯固有長稱主以利得民從先鄭古者公卿大夫食邑與其民一體相恤詩曰我取其陳食我農人是也吏以治得民鄉遂及公邑之吏友以任得民德行道藝相勸吉相慶凶相恤緩急相救有無相通是也而同井合耦耡作亦其一鄭注專以耡作言狹矣

及執事眡滌濯及與也謂與諸執事官眡滌濯也小宗伯言及執事者三及執事禱祠于上下神示及執事涖大斂小斂及執事眡葬獻器與此文正相類彼三處鄭皆以執事之官釋之此獨云執事初爲祭事祭前日之夕非也

縣法于象魏疑一歲有兩縣正月之吉縣之挾日爲萬民觀

也正歲則又縣之使屬官觀之也大宰小宰大司徒小司徒大司寇小司寇各言其一耳鄭注謂正歲而縣于象魏與經文承正月之吉者不協易氏祓謂小宰率屬觀于已斂之後使已斂之後不再縣則何觀

象魏爲闕亦名兩觀春秋雉門及兩觀災似兩觀在雉門之兩旁王之外朝在庫門外雉門在庫門內庫門當亦有闕人守之而萬民得入豈爲觀縣法此十日內特許之歟

凡言歲終者周正之季冬鄭注見宰夫職

聽祿位以禮命爭祿位如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之類

七事注謂先四事如之者三事非也愚謂祭祀一朝覲會同

賓客二軍旅三田四役五喪六荒七
周雖改時改月而夏正兼存故有正月有正歲鄭注正月周之正月正歲謂夏之正月此說最確凌人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謂夏正歲之十二月建丑之月也若非丑月則無冰可斬後儒多從鄭注惟柯氏葉氏反其說非是近人有謂正月正歲皆建子者尤非

凡失財用物辟名者以官刑詔冢宰而誅之失財謂典守財而失之用物謂私用官物辟名通上二事謂巧爲規避或誘罪於他人誅之治其罪且責其償也注謂財爲泉穀用爲貨賄物爲禽獸以下經分爲二非是下經足用長財善物所指各異

足用謂度支有方而用不匱長財謂經理有法而財自生善物如牧養肥充制作精良之類此皆能稱職者故賞之

賓賜之飧牽後鄭謂飧客始至所致禮非也此謂或有時賜之小禮饔餼牽耳始至致飧前言牢禮中已兼之

腊人共豆脯注疏以脯非豆實讀豆爲羞愚謂爾雅云豆謂之籩則籩亦可通稱爲豆王制亦有乾豆之文

凡祭祀酒正以法共五齊三酒以實八尊通言之非一祭中具備也觀司尊彝六尊不竝用可見漢儒謂祫大于禘故疏家云祫備五齊禘備四齊此以意言之耳禮運諸篇雜陳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未有及泛齊者則泛齊惟用之祀天地

四飲之醫後鄭引內則以酏爲醴釋之內則注云釀粥爲醴

初疑粥如何可釀訪問今時北方造黃酒之法先煑黃米爲粥乃入麴蘗釀之成酒正與鄭注合此惟黃米可釀粥而秫稻則否黃米蓋卽古之黃粱又內則重釀中亦有粱醴蓋炊飯而釀者爲醴煑粥而釀者以酏爲醴也先鄭以醷穉爵別爲一義未確下言后夫人致禮醫亦有糟醷爲梅醬安得有糟乎醴有淸有糟而四飲惟有淸者蓋糟醴與醴齊同已於五齊中辨之也

三酒以淸爲下蓋賤者所飮豈可以之涚盎齊記云醆酒涚于淸豈謂五齊中最淸如沈齊者與

酒人漿人與酒正奉之之文雖同而所奉則異酒人漿人奉之於酒正者也酒正奉之奉之於王朝者也不曰使其屬而

曰使其士奉之謂其同官之下士耳鄭注以士爲奄非是序官惟内小臣奄稱士鄭云異其賢今乃通稱奄爲士則内小臣之賢者亦何以别於羣奄乎

鹽人惟掌鹽之用而地官虞衡之後不設掌鹽蓋王畿内鹽非所產也禹貢青州貢鹽卽今之青登濟萊等處鹽其地在齊職方氏幽州利魚鹽卽今之長蘆鹽其地屬燕左傳郇瑕氏國饒近盬卽今解州池鹽其地屬晉諸侯各貢所有則鹽人所用其三國之貨貢與鄭注飴鹽爲戎鹽其蕃國之貨賓與意當時侯國產鹽之地或亦設官爲守予其民以斥鹵之地使之取鹽以當賦如角人諸官之法至管仲爲鹽筴始計口而增鹽稅每鹽一升加賦二合而賦始重齊之季世有祈

望之守則鹽利盡歸于公民始不得私煮耳
王會同諸侯止宿之舍設梐枑爲衞野宿則設車宮行會同
之禮則爲壇壝宮宮有四門仍設棘以爲衞也
九賦本皆有職之民所貢之財但九賦自一至八皆以地言
須兼九功言之乃見出賦之人所以言九賦必及九功也九
功中臣妾不貢疏材此舉其大綱未暇細別閒師乃分析言
之
以某賦待某事蓋約計其財用之相當爲之式法非必以其
地之所出給此用也而先儒說者多固滯
凡邦國之貢以待弔用亦謂取之諸侯者還用之諸侯耳非
謂弔用必取給于九貢而九貢必不可爲他事用也舉弔用

亦兼凶禮之喪荒禬恤
凡萬民之貢以充府庫此對邦國之貢言之卽九功所出之財賦非別有貢物也充府庫卽是待諸事之用前分言此總言耳
有法度之玉典瑞掌之良貨賄之玉玉府藏之服玉佩玉珠玉食玉含玉皆良貨賄之玉也圭璧琮璜等有法度之玉也含玉兩官竝共豈玉府共之于典瑞而典瑞乃其之以含與然典瑞又有飯玉宜亦玉府先共而此不言蓋詳略互見也
凡王之獻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受而藏之注謂王用以獻遺諸侯恐不然此謂臣下有獻于王如曲禮所謂大夫私行反必有獻少儀所謂君將適他臣如致金玉貨貝于君

是也四方之幣獻則入之內府
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以九功之法令民職之財用九賦主地九功主人其實田野之財用皆出於民職此相對疊言之耳非有二項之財用也
凡受財者受其貳令而書之受財即大府所謂官府都鄙之吏及執事者受財用是也貳令大府之副令也
瑤爵亞王酳賓之爵註謂亞王酬賓之爵非也以幣酬賓之禮惟獻末王一行后則無酬凡后獻皆用瑤爵上言瑤爵亦如之所以別於祼用璋瓚耳
歲終則會內人之稍食稽其功事注疏以內人爲女御非也此即典婦功之內人與典絲之內工是宮中專治女功者

閽人掌守王宮之中門之禁凡庫門雉門應門路門皆當王宮之中故謂之中門對宮中闈門巷門言之非以雉門爲中門

周禮疑義舉要卷一終

周禮疑義舉要卷二

地官一

鄉老是三公之致仕者行鄉飲禮當爲尊有無不定故附見於鄉大夫而無職掌

閭師任民通乎鄉遂而所掌以鄉爲主又以閭爲比法之小成閭胥主徵令而閭師亦掌徵賦故以閭名官

縣師雖通掌內外地域而所主實爲家稍縣都及其間之公邑三等稍地縣爲中故舉中以該之注謂縣師主天下土地人民已下之數非也天下土地人民自有職方氏掌之亦但知其數要耳其詳數自在列國諸侯若縣師者上士中士止六人豈能一一稽之又四郊以內之人民田萊等自有鄉遂

之官稽之亦非縣師之職

師氏保氏別有其官非三公中之師保注謂周公召公兼之非是

考工以脂膏臝羽鱗分五大獸此及月令以羽毛鱗介臝分五蟲所指各異臝物宜原隰自當如月令倮蟲屬中央以無羽毛鱗介者爲臝鄭注皆以虎豹之屬釋之誤矣

鄭以騂剛之屬解九等而以十二分野解十二壤未確壤者工之類正是騂剛赤緹等然草人言共九合之禹貢又不止十二意當時別有農書詳之草人所未言者其爲塗泥黃壤青黎三種乎九等當如禹貢分田爲九等

周都洛邑欲其無遠天室而四方入貢道里均人謀則成王

已遷鼎䰟謀則周公召公先卜河朔黎水再卜澗東瀍西以審定之所謂土中者合九州道里形勢而知之非先制尺有五寸之土圭度夏至景與圭齊而後謂之土中也旣定洛邑樹八尺之表景長尺有五寸是爲土中之景乃制土圭以爲法他方度景亦以此土圭隨其長短量之是景以土中而定非土中因景而得也賈疏謂周公審愼者近之漢時天學未明所謂考靈曜者漢人妄作見日行有南北寒暑進退求其故不得遂爲四游之說又謂升降于三萬里中鄭氏意地中半於三萬里遂謂景常以千里差一寸其說甚謬景之差曰近天頂則少遠天頂則多本非平差何得限以千里差一寸唐太史監南宮說自滑臺至上蔡武津分地節節測之謂大

率五百二十六里有奇晷差二寸餘斥舊說之妄見唐書天文志可考也

經文本謂測景以建王國則當時惟於東都王城測之至漢儒乃謂潁川陽城爲然陽城今登封縣在洛之東南此別有其故蓋黃赤道閒之緯度古闊而今漸狹漢時王城夏至日稍偏南而景微長必進至陽城然後合土圭也然唐志言陽城景尺四寸七分八釐則漢時宜更短於此漢唐人之言未知孰得其真測景惟能知南北之差若東西則隨人所居而移經謂日東則景夕日西則景朝者言其理當如是非眞能同時立表知其東表日已昳西表日未中也西法則東西里差以月食時刻先後定之疏立五表之說亦妄

五等諸侯之地亦大槩立之法耳其實當時行之因事制宜不可一例有功出封者爵雖侯而地不妨多如封魯土田陪敦敦者加厚也或其先世爲尊爵無罪可貶無功可進者爵仍其舊而地不必增如州公薛侯是也虞公虢公疑皆周卿士之公猶之周公祭公或畿外無地可封亦祇食采畿内又有國在此而地在彼如魯之許田鄭之祊衞之有閻土與相土之東都皆不能以一率齊讀周官者當會此意

諸侯之地土田爲實封若附庸在其封内雖爲社稷臣而不得有其地名山大澤有不以封者其餘山川藪澤斥鹵磽确之地與夫城郭宮室溝塗皆不可食者統而計之大國宜有數百里小國亦不下百里此周禮與孟子王制所以不能同

周禮就其虛寬者言之孟子王制惟舉土田實封耳天子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猶曰天子萬乘諸侯千乘得什之一耳大國百里次國七十小國五十猶曰以九爲節以七爲節以五爲節大約降殺以兩耳豈能截然齊一略無增損於其間哉

子產對晉之辭曰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言與孟子王制合與周禮違當觀其所以立言之意此因晉人責其侵小而晉人自有兼數圻之失故子產不欲舉大國虛寬大數而惟舉一同之制以顯兼數圻之多使晉人因其言反詰之若曰鄭之先豈非七十里之制乎則鄭亦豈能無瑕而晉人不敢以是反詰者兼數圻之瑕大也子產亦逆知

其不敢詰也故爲是言然則孟子亦因當時列侯地大過制故舍虛寬之數不言而惟舉百里七十里五十里之制其言有所爲也王制則述孟子者也不然孟子生近齊魯豈眞不知齊魯始封尚有餘地而云儉於百里哉

先鄭云其食者半公所食租稅得其半耳其半皆附庸小國也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是謂其食者爲諸侯後鄭云大國貢重正之也小國貢輕字之也是謂其食者爲天子以文勢言之土其地制其域凡云其者皆指侯國則其食亦當指諸侯先鄭之義爲長大司馬令賦上地食者參之二中地食者半下地食者參之一亦謂其可食者也司勳凡頒賞地參之一食亦謂受賞者食其參之一其餘以食民以供上也先鄭

以其半爲附庸小國屬天子參之一者亦然葢謂小國無附庸然亦當幷山川及不可食之地言之乃近畿諸侯固各有貢然九貢皆貨賄服物不貢粟米則天子不食諸侯之地不可謂之食制其貢亦惟以其所有耳豈舉其地之半參之一四之一而責其貢哉後鄭正之字之其言雖美非實事也小國可食地少而虛寬之數多其猶下地萊三百畝亦所以優之與

田休一歲二歲不耕所以養地力也南方無休不耕之田非盡由地美亦由糞田之力勤而糞田實勞且費北方糞田尤艱故有休田之法

本俗六安民一曰媺宮室宮室不完固則民輕去其鄉墳墓

不能族兄弟師儒朋友不能聯故以是爲安居之本
職事十有二稼穡至生材即大宰之九職其學藝世事服事
此三職非生材之八生材先鄭謂九職之閒民轉移執事者
得之閒民執事於農工商賈虞衡之家皆所以生材後鄭謂
養竹木者非是
夫家九比之數先鄭謂九夫爲井後鄭謂出九賦之人數皆
非是下經頒比法三年大比鄉師以國比之法下及車輦馬
牛則比者簡閱校計之意宜讀毗志反非若五家爲比之比
讀必二反爲連屬相從之意也通諸官考之疑九比者夫家
一人民二田三萊四畜五車六輦七稼器八兵器九夫家爲
九比之首八者皆夫家之所有故云夫家九比之數下經使

各登其鄉之衆寡六畜車輦約擧之辭辨其物以歲時入其數則通九比之物而別異之也

六鄉之法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卒伍之法五人爲伍五伍爲兩四兩爲卒五卒爲旅五旅爲師五師爲軍又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極似家出一人爲兵如管仲以十五鄉三萬家出三萬人之法信如此則天子六軍惟取足於六鄉何爲六遂及甸稍縣都皆有作民師田行役之事六遂以外之民皆家出一人爲兵則王畿千里可出數十軍何爲限以六軍以此言之小司徒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亦言其聯絡卒伍之法當如此果有軍旅或調遠或調近必有更休之法當不令遠地獨逸近地獨

勞上地中地下地家家雖有可任之人亦自有均平之法當不令下地家五人亦與上地家七人者同出一人爲兵也管仲之法則是家出一人爲兵蓋是時兵農已分居士鄉而受田者征其人不征其稅居野鄙而受田者征其稅不征其人豈亦倣成周六鄉出六軍之制而變通之耶

天子六軍取之六鄉而六遂與甸稍縣都亦有兵所以防守不在六軍之中卽天子六軍亦所以備制若有征伐猶徵兵於諸侯王朝將帥元戎十乘以先啓行不盡用六軍也觀桓王伐鄭有陳人蔡人衞人從則盛時可知矣畿內六軍與六遂甸稍縣都之兵大抵爲防寇盜而設故小司徒云唯田與追胥竭作畿內若有盜賊雖羨卒猶當用之矣平王時以畿

內之民戌申戌甫諸侯不爲天子守而王民反爲諸侯守揚水之詩所以作也

管仲變成周之制以士鄉十五爲三軍則猶是六鄉爲六軍之遺法他國軍制大約相似雖云寓兵於農其實兵自兵而農自農雖云無養兵之費而六鄉之田卽是養六軍之田猶後世之屯田也六鄉之民六軍取於斯興賢能亦取於斯齊之士鄉亦如此此則古今制度大不相同者也

唯田與追胥竭作愚亦疑其有更休一歲四田豈美盡行得毋勞民妨農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衞革車千乘不常用也春秋必謹而書之若盜賊竊發當調其近者而追之

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衍沃用井隰皐用牧有此通融之法

則凡高下佤邪之地皆可以方田之算術齊之無地不可井矣但有公田無公田其制不能畫一孟子請野九一而助國中什一使自賦是有通融之法而國語亦云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此言似與孟子合藉田以力助耕公田也砥其遠邇似謂遠者用助法近者可用貢法也而小司徒惟言九夫爲井未及論其中區之爲公爲私載師任地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什二似皆無公田司稼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法亦惟皆私田乃有不定之斂法如行助法則惟以公田之稼歸公不必論年之上下矣此周官之大疑義有不可強通者

據司馬法畝百爲夫夫三爲屋屋三爲井而小司徒言攷夫屋旅師

言聚野之屋粟是用夫三為屋之法矣用屋法則井八家同井之法司馬法通成終同封畿以十起數計里也小司徒井邑邱甸縣都以四起數制賦也甸與乘古字通稍人掌令邱乘之政令即邱甸左傳良夫乘衷甸即衷乘因一乘當用四馬其制成于六十四井故皆以四起數此與計里之法本不相通而亦可相通者井田與道里有實數有虛數也是以漢志云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而一封三百一十六里出千乘一畿千里出萬乘亦皆以百分之六十四為實三十六為虛則一成十里亦以一甸六十四井為實三十六井之地為虛矣漢志之文疑亦出古司馬法是皆約

計通率謂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約除三之一有奇耳而鄭注小司徒一甸八里一成十里其緣邊一里之地治溝一都八十里一同百里其緣邊十里之地治洫治澮此鄭以意言之未實計溝涂之積數也溝涂之積無幾豈能占百分之三十六哉

注引司馬法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與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之法異賈疏及坊記制國不過千乘孔疏皆謂都鄙之軍制非也七十五人者邱乘之本法三十人者調發之通制魯頌公車千乘公徒三萬正與司馬法合

鄉師輂輦注謂輂駕馬說文亦謂大車駕馬非也愚謂從後推之曰輂從前挽之曰輦輂從共以兩手拱而推也今有後

推之車
國中復多役少宜早征而晚免野復少役多宜晚征而早免
今乃反之恐不如注說葢國中民多脆弱故晚征而早免野
民耐勞苦故早征而晚免此征謂力役之征注謂賦稅非也
疑六遂之外公邑采地亦當有比閭族黨州鄉之法以聯其
民但其長未必有大夫士之爵而邑之小者僅如一鄉則其
鄉大夫即邑大夫爲之乎
鄉大夫職經文各憲之於其所治爲一句國大詢于衆庶爲
一句賈疏可考唐石經國上誤衍之字俗本注疏遂以之國
屬上文鄉中安得有國乎雖石經不足爲據
鼓人所教不止鄉民凡王朝用樂之鼓亦此官教之其言神

祀社祭鬼享不必皆州黨之祭祀也救日月詔王鼓大喪詔大僕鼓則此官固在王朝所以不屬大司樂者因其兼敎四金䥫鼓爲軍旅田役之用故屬之地官耳

國語云戰以錞于丁寧警其民也則軍中自有金錞疏謂不見所用非也

遠郊有牧田以授九職中之藪牧使牧六牲即以牲物爲貢牧人掌之國有祭祀牧人共之於王朝牛人地官牛人充人及司門羊人夏官羊人豕人冬官豕人犬人秋官犬人而豢於地官之槁人雞人春官雞人馬人夏官圉人馬牲唯有事于四海山川及喪祭遣奠用之將祭祀則各官供之小宗伯毛而辨之頒之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使共奉之牛爲大

牲所用者多則遠郊又有牛田牛人掌之養國之公牛而祭事用牛者與牧人竝共也十二閑之馬別有校人諸官掌之非牧人之職也羊人云若牧人無牲則受布于司馬使其買買牲而共之此謂牧人有時偶乏羊牲則於長官受布買牲以共王朝之用非謂共之於牧人也或引此文證各官皆共牲于牧人則載師之牧田大宰之藪牧閭師之任牧貢鳥獸脈絡不得貫通矣

先鄭謂廛市中空地未有肆城中空地未有宅者後鄭易之云廛里若今云邑里居矣廛民居之區域也里居也後鄭爲長然亦當兼市宅言之乃備

以場圃任園地謂城外有可爲園圃之地授九職中藝園圃

者使貢草木果蓏之物場人掌之非農民築場圃納禾稼之
場圃也農家場圃自於廛地作之與此無涉
先鄭謂宅田爲民宅以備益多後鄭引士相見禮謂致仕者
之家所授田後鄭爲長致仕者亦唯大臣及羣臣之賢能者
有田以優之閒散職未必皆授田也宋之祠祿猶有古意
士田先鄭謂士大夫之子得而耕之田後鄭謂圭田先鄭爲
長學校中之士當於此養之若圭田當在賞田之中
賈田先鄭謂吏爲縣官賣財與之田後鄭謂在市賈人其家
所受田後鄭爲長漢志工商家亦以口受田五口當農夫一
人然則百工造作於官府者其家當亦有田或於官田中授
之其在民閒爲工者亦予以田如賈人之例使之貢器物以

當田賦也
官田先鄭謂公家之所耕田後鄭謂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先鄭爲長庶人在官祿足以代耕當是給以稍食
牛田牧田兼用先後鄭之說皆是授民以田而爲公家畜牧即九職之藪牧養蕃鳥獸閭師之任牧以畜事貢鳥獸者也牛田牛人掌之牧田牧人掌之若十二閑之馬當自有牧地
蓋亦在近郊遠郊此不言者主於田也司勳又有加田無國征蓋亦在賞田之中
近郊遠郊七種之田皆農田外之閒田自近郊以外皆有之不定在近郊遠郊故不言下經近郊什一遠郊二十而三則農田在其中矣

國語載孔子之言曰先王制土藉田以力而砥其遠邇是田賦有遠近取平之法禹貢甸服五百里近者貢粗而且服遠者貢精而不服是虞夏砥遠邇之法也載師近郊十一遠郊二十而三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是周官砥遠邇之法也取民固不過十一然力役先取諸近近者多而遠者少其勢不得不然益遠民之賦以補近民之力政乃均平使可一槩而施則禹時何不以粟米責之三百里內以總秷秸服均之三百里外乎多乎什一大桀小桀此爲法制外橫征者言之若通融遠近以立均平之法乃王政也非橫斂也如後世徵糧之法地有不便納本色者許納折色而正供外量加解費亦民所樂從後人多疑周官亦未深思之耳

載師以公邑之田任甸地而公邑大夫不見於經非不見也六遂之法通行于野公邑采邑皆有遂大夫以下諸官遂大夫縣正亦即公邑大夫經舉六遂以爲例耳管仲參國伍鄙之法鄙有五屬大夫以統縣帥鄉帥卒帥邑有司葢倣周法而變通之者也

里布布非布帛謂泉也里字之義有三一爲三百步之里一爲二十五家之里一爲里居之里里布者里居之里此經以廛里任國中之地遂人以田里安甿王制田里不粥孟子收其田里皆此義即謂其所居之宅也宅而毛則有嬪婦之貢其不毛者是棄地不因其不毛而遂無征也里布之輕重雖不可知鄭注以爲二十五家之里則太重矣或又以爲方里

而井之里皆不明里字之義

朱子謂此經待士大夫之有士者宅不毛謂其爲亭臺田不耕謂其爲池沼民無職事者謂士大夫家所養浮泛之人此說甚確此皆當征之賦非罰游惰之謂

屋粟又見旅師自是當時征稅之名不知其多少也田不耕有多少當量田而出粟豈可限以三夫

民無職事而責其出一夫百畝之稅一家力役之征立法太重勢必難行不行而法弛先王當不爲此自是後儒解者失之耳考諸經凡言有夫家者猶云男女無妻者爲夫有妻者爲家此言出夫家之征謂其人若未受室或喪其妻則出一夫力役之征已有家則并出嬪婦布帛之貢也

以時徵其賦承上文里布屋粟夫家之征載師惟徵此三種之賦也其粟入于旅師

家有種桑麻之地故使嬪婦貢布帛所謂布縷之征也

此經凡無職者與農圃等同列卽九職中之閒民夫布亦是閒民本身正賦萏六七尺以上皆有力役之征閒民傭力於人不能赴公旬之役故使出夫布以當三日二日一日之用似後世之僱役錢非罰也先儒謂儆游惰者誤

夫布之多少大約以公旬三日爲率如一日傭力可得錢三十則三日九十以此布入官可免三日之役也與今時丁錢相似孟子廛無夫里之布夫布卽此經之夫布里布卽載師之里布蓋戰國時爲一切之法凡居廛之民不問其有職無

職而皆使出夫布亦不問其毛與不毛而皆使出里布此額外之征故欲其除之

九職中惟臣妾不責其貢疏材憫其為人奴婢也委人之薪芻疏材木材掌荼之疏材自是取之於虞衡及山澤之農九職除臣妾析虞衡為二仍是九故大府言九功之人

不績者不衰斬衰齊衰當心前長六寸廣四寸之布謂之衰不績之人遇有斬齊之喪其衰服不設此布以恥之非不服喪服

縣師以縣為名所主者甸稍縣都然縣都外連邦國甸稍內連郊里其閒四等公邑犬牙相錯故通邦國郊里與稍甸都鄙之地域言之正所以別其為甸稍縣都之地域以為辨稽

張本也縣師實不掌邦國亦不及郊里下言辨其夫家人民田萊之數與其六畜車輦之稽又云作其衆庶所謂其者指縣師所主者言之耳鄭氏謂縣師主數周天下王應電謂調兵通乎天下是以卑官而參大司馬之權謬矣

縣師所掌謂邦國與都鄙稍甸與郊里其間相連之地域縣師主分别之不得侵越而先儒説者皆誤

甸稍縣都地廣民衆縣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所以能辨稽者都家公邑亦倣鄉遂各有親民之吏以邦比之法校登之縣師則按籍辨之稽之耳攷羣吏者攷甸稍縣都之羣吏也稍人言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是稍人自帥也此言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使都家公邑之長帥而縣師不帥

也稍人職以縣師之法作之則是縣師受法于司馬稍人受法于縣師縣師是中間稟令施令之人不惟不帥師徒而致于鄉師者亦非其職疏帥而致于鄉師則於經文以帥而至者不協又侵稍人之職矣

凡造都邑量其地而制其域職首通掌地域謂與甸稍縣都相連已定之地域此則新制之地域也

以歲時徵野之賦貢六遂以外通名野此謂徵公邑之民賦與三等采地之貢也公邑之民賦邑大夫徵之縣師以入大府三等采地大夫食其地仍貢其餘於王亦縣師徵之其委積隨地積之遺人掌之

王朝設都鄙之官禮事有都宗人家宗人軍事有都司馬家

司馬刑事有都士家士惟徵斂財賦王朝不爲設官但稟載
師甸稍縣都皆無過十二之法自設官徵斂而縣師第徵公
邑之已在官者及都家之當入于王者耳其疏材等物委人
斂之若謂縣師親徵民賦則公邑民賦繁多豈上士二人中
士四人所能徵哉
遺人委人皆掌委積而所主不同遺人兼有薪芻而所主者
粟米之積委人主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之積囏阨老
孤凶荒之民以粟米爲急若薪蒸疏材等物亦須其人自取
國家不能徧給唯賓客羈旅不能自取既須粟米又須薪芻
畜聚等物故遺人給其飲食而委人又以稍聚待賓客以甸
聚待羈旅也委人又云凡其余聚以待頒賜此謂薪蒸疏材

等物若有餘亦須賜於鰥阨老孤凶荒之民此出特恩不可爲常如無餘則亦不須賜矣役世賑荒阨養孤老亦止給穀米不能給薪菜財物有限也役人讀此二職不知委積之不同因委人言稍聚待賓客甸聚待羈旅遂謂遺人不掌稍甸之委積誤矣遺人之委積自鄉里至縣都皆掌之但所主者粟米非委人之所聚者耳

公旬之旬當讀如字公旬者公家力役之程日也力役以旬計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士彌牟營成周量事期城三旬而畢公旬卽此旬字舊讀均非是力役或一旬二旬三旬而一夫不過三日三日之外他役代之

若是殺人而義者不當報報之則死如殺人而不義者王法

當討不當救之辟也此辟讎者皆是過失殺人於法不當死調人爲之和難而讎家必不肯解者乃使之辟也使之辟而不辟則有逆命之罪於是調人與報者以瑞節爲信使其執至官而治之也此瑞節亦不必是剡圭注謂王以剡圭使調人執之治其罪非也如調人當執則以官法執之可矣何必王與瑞節節必使讎人自執者欲伸其報仇之情也執至官而治之則亦不許其殺也經無王與調人瑞節之文故知是調人與仇家

有引典瑞謂此瑞節爲穀圭者亦非也穀圭以和難和諸侯之難耳非令辟讎之謂既以執之又何和難之有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誤衍不同國三字殺人而義謂當官

治人罪戰陳殺人或爲姦盜被殺之類注謂父母兄弟師長嘗辱焉而殺之謬矣辱亦有輕重豈可遂殺

判妻入子一說娶判妻謂娶人所出之妻入子謂再嫁而攜其女入後夫之家者此說是書之者防其爭訟也

有故而遲歸者或因貧乏或因災禍於中春令會男女之時許其不備禮而昏摽有梅之詩是也若無故不用是時不禁之令而造次成昏者則罰之此職本無可疑

中春令會男女亦謂此時陰陽和宜嫁娶耳非必以此爲限

周禮疑義舉要卷二終

周禮疑義舉要卷三

地官二

市之羣吏平肆展成奠賈平肆者平其肆之貨賄不使其名實相紊也胥師賈師肆長三職皆言平而肆長尤其專職展成奠賈則賈師之專職也展成即質人掌成市之貨賄之成謂以所買賣之物書之質劑成其交易奠賈亦以其物之賈書之質劑皆賈人省之定之也

辟布謂民有遺失泉布至市求覓者令其於遺失處求之也量度者謂民有爭量度不平者借市中之度量以平之亦令其於附近之地也

國君過市則刑人赦魏氏謂不言王者不敢斥至尊故舉國

君為況此說是然則夫人過市亦以況王后也刑人赦亦但赦市中憲徇扑之刑耳非謂市中刑殺大罪亦赦之也幕帟葢帷皆所障蔽之物罰之以示不當遊市所以恥之也若衞靈公與夫人同車宦者參乘而招搖過市尤不知恥者也

王制戎器不粥於市此得賣兵器者弓矢佩刀服劍之類皆常用器宜不在禁限戎器其謂甲冑戈盾之類與王制又言兵車不中度不粥於市則兵車中度者亦可粥也

緫布先鄭謂列肆之稅布得之緫即次字之異文王氏謂胥師罰在次詐僞者之布謬甚罰詐僞當入罰布何得於此首列列肆有稅猶民之廛里有稅不必因孟子廛而不征法而不廛之說曲避其名也

總布杜子春讀總爲儳謂無肆立持者之稅後鄭讀如租𥝝之𥝝謂守斗斛銓衡者之稅二說皆非無肆立持此販夫販婦鬻賣小物暫立即去守斗斛銓衡乃閒民傭力於商賈皆不當征其稅王氏謂肆長總斂在肆諸物之布得之肆長陳其貨賄辨其名實而平正之又斂其總布正是貨物之布

質布後鄭謂質人所罰犯質劑者之泉王氏謂質人罰度量犯禁者之布皆非是罰則當入罰布何爲別名質布愚謂此即償質劑之布也古未有紙大券小券當以帛爲之交易以給買者而賣者亦藏其半質劑蓋官作之其上當有璽印是以量取買賣者之泉以償其費猶後世契紙有錢也

罰布有三質人罰度量淳制之犯禁者一也胥師罰詐僞飾

行儥慝者二也胥師罰有罪者二也而凡犯禁之類如不當粥而粥乘天患而貴儥皆有罰布可知矣鄭注謂罰犯市令者之泉是矣而質人罰犯質劑者之泉卽是詐僞飾行儥慝者之罰乃別之入質布則罰布之類不該矣

廛布鄭注謂貨賄諸物邸舍之稅疏謂貨賄停儲邸舍之稅得之廛與絘異者絘是賣物之肆廛是停儲貨物之舍賣者買者皆有之今時謂之棧房賣者肆中不能容則停貨物於廛買者當時不能卽運又或儲之以待時鬻亦須廛此廛亦是官物故當有稅

五布之次序先列肆次貨賄次質劑次罰布而後及廛廛亦地稅不序於絘布之後者總質罰皆肆中之物事廛在肆外

故序之在後屬辭之體宜爾也官獨以廛名者舉廛以該肆也五布惟總布最多地稅有定質劑物微罰布無常貨賄充牣市廛源源而至非廛人所能盡稽故必使每肆之肆長斂之入於廛人此總布是商賈之正賦猶農之九穀嬪之布帛工之器物大宰所謂市賦閭師所謂任商以市事貢貨賄者此也商雖不以其所賣之物爲貢而布亦即貨賄先儒失總布之義而諸職脈絡不得貫通矣

周官所征者征諸商賈也若無肆立持者販夫販婦耳豈可征其貨乎市中守斗斛銓衡者是閒民轉移執事之人本身自有夫布必不征其總布

飾行儥慝皆詐僞之事飾行者詐於事如魯人朝飲其羊以

詐市人之類價賈者詐於物如賣柑者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之類注謂使人行賣惡物於市未是

都鄙從其主國人郊人從其有司自比長鄰長以上皆可謂之主有司其爲公邑稍縣都倣鄉遂之制各有其主不必公邑大夫與食采大夫然後謂之主也從泉府買一不時須之物必關白大夫恐難乎其爲買矣

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受之注謂與有司別其貸民之物定其賈以與之非也辨者辨其人之可貸與否也如其人有生業不爲游惰是可貸者也否則貸不能償當不許其貸矣此所貸者是貸泉非貸滯於民用之物

以國服爲之息後鄭說近是一說令國服役以償所貸亦通

但謂息爲保息之息則非旣償貸泉又服役以償息非謂不取息也唯賒者不取息

關市無征文王法外之仁也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孟子救時之論也征而勿苛取之有度是亦經常之法周官所不廢也惟是古今情形不同司市以下諸官昔時行之不以爲厲後世有一於此則民不勝其擾矣

正其貨賄舊讀正爲征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不讀爲征然司關明言凶札無門關之征而遺人以門關之委積養老孤則門關皆有征明矣若謂養老孤之財惟出於犯禁豈豫設用財之事以待犯禁之人乎終年無犯禁將不養老孤乎宋國以門賞耏班使食其征謂之耏門門征之見於傳者也

關上宜無廛而亦有廛者謂貨賄物多暫有停閣以待有司之稽察也物少則不必停於廛與其征廛舊觧貨賄之稅與所止邸舍之布後人欲避征貨賄之事謂征廛惟征邸舍其意則厚而非事實

惠士奇云司關掌國貨之節以聯門市其法管子行之於齊以爲市者天地之材具也萬人之所私而利也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而外財之門戸也萬人之行道也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此司關聯門市之法也市有廛布關有征廛皆貨賄停儲邸舍之稅自外入者征於關關移之門門移之市所謂征於關者勿征於市也自內出者征於市市移之門門移之關所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也若自內而不

由於市自外而不出於關然後舉而罰之否則征其廛而不稅其貨也康成謂參相聯以檢猾商則失之矣按關與市不兩征此說固是但專主征廛爲言則未是廛人有絘布總布廛布絘布者市之屋稅總布者貨賄之正稅廛布者市之地稅也古者建國王立朝后立市國中大小之肆皆是公家之財所成故有屋稅廛者市中空地未有肆停貨物於此則有地稅二者皆非商賈之正賦閭師云任商以市事貢貨賄總布正是貨賄之稅貨有貴賤賄有重輕舉其總數以計布故謂之總布三布中總布最多故使每肆一人之肆長隨時斂之以歸廛人而廛人以入泉府也司關司貨賄之出入者掌其治禁與其征廛此征廛是二事征者貨賄之稅也廛者貨

賄停閣邸舍之稅也若不停閣則無廛布矣不得以征廛爲一稅遂當關上貨賄之征也

掌節掌守邦節而辨其用以輔王命此經爲下文諸節提綱玉角虎人龍固邦節而符璽旌通行於民者亦邦節也辨其用下文所云是也以輔王命者天下皆統於王王遣使固是王命凡天下臣民往來必有節乃達亦所以輔王命也凡諸官所掌後有事目者於職首先提其綱屬文之常此職亦然舊注失其指謂邦節爲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炎圭此圭璋掌於典瑞不掌於守節此泥王命二字而誤也守邦國者用玉節守都鄙者用角節此謂諸侯與都鄙大夫遣使不出竟內者用之凡邦國之使節注云卿大夫聘於天子諸侯行道所

執之信是也此卽小行人之虎人龍節鄭彼注謂使之四方亦皆齎法式以齊等之是也陳氏祥道乃分爲二謂小行人所達者邦國使於王侯者所執此官所掌以輔王命者王朝使於邦國者所執此又泥王命二字不達事理者也夫列國之使各用其虎人龍節以爲行道之信觀其用虎節知其自山國而來人龍亦然注所謂自其國象是也若王朝遣使邦國則必用玉節豈因其所使之國而從彼國之象哉且王使或非一國道塗所歷有山有澤有土豈到一國又易一節乎守邦國猶用玉節豈王使反降而用金節乎近又有因陳氏之說并謂王使所過道路則鄉遂之官授以旌節所歷門關則守𨫼之吏授以符節如此則王使易節不勝其煩別國之

覘王使幾如奸人閒諜矣

珍圭牙璋穀圭琬圭琰圭此皆王使所執以達王命之玉非道路上爲信之節也道路爲信當如守邦國者之玉節玉節之制當不同於圭璋王聘諸侯非有他故則使者執瑑圭以達王命又不同於珍穀琬琰也學者當細辨之不得以珍圭等爲聘問之玉又不得以典瑞之瑞爲掌節之節

單子逆周之秩官曰敵國賓至關尹以告行理以節逆之此謂行理以節爲信將其逆賓之命非謂以節授賓使其道路爲信也豈有王使諸侯須侯國沿途授節而後可歷門關哉小行人不言璽節璽節非以竹爲鄭注今之印章是也旌節鄭注今使者所擁節是也此似蘇武所仗之節然小行人旌

節亦以竹爲之而顔師古注漢書云節以毛爲之上下相重取象竹節因以爲名則是象竹而非竹疑漢節未必卽古之旌節

小行人都鄙用管節管節與角節異者角節都鄙大夫遣使之節管節都鄙之吏授民之節然此經道路用旌節亦兼都鄙而小行人旌節管節别異之是侯國之都鄙異于畿内之都鄙也

郊以外皆爲野六遂野之始也注謂甸稍縣都是遺六遂矣以下劑致甿舊謂致爲會新說謂致爲役皆不然愚謂野地廣闊慮其民稀土曠一以下等家二人之率招致田甿旅師凡新甿之治使無征役以地之媺惡爲之等亦下劑致甿之

意也經文屬辭有次第先招致之乃以田里安之以樂昏擾之以土宜教之利甿勸甿任甿皆所以使之稼穡也土均平政之事最在後不當先言役甿若會計之會與致字不相協也

以興鋤利甿舊謂起民人令相佐助愚謂此卽旅師之職與發耡粟須之於民施其惠散其利至秋而斂之者也若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以治稼穡趨其耕耨此當在以時器勸甿之中以時器勸甿若以歲時合耦于耡之類耡者治田之器也耡粟之耡亦因其合於耡而名又說見旅師農民最患無蓋藏秋斂之粟歷冬及春已欲盡東作方興室如懸磬數口之家嗷嗷苦飢將稱貸于兼并之家則有倍稱之息至秋而

斂僅足以償曾未幾時而又告匱矣耕三餘一耕九餘三安能比戶如此哉故合野有耡粟之法豫爲之儲旅師聚之又兼屋粟閒粟以益之其用之也春頒而秋斂并不令其出息於是農人無半歲之飢田功無荒廢之患而餘一餘三之積亦由此基之此大有利于田甿之事故此職特言以興耡利甿在時器勸甿之先正是旅師春頒耡粟以散利之事若其春耕已不足雖欲以時器勸之亦不能枵腹而秉耒矣惜先儒說此句失其義

以時器勸甿三時用田器以耕以耨以穫毋失其時毋惰其力也

遂人之所謂野實兼都鄙大司徒言都鄙授田之制與此經

相表裏大司徒言其略此言其詳非有二法也六鄉田制亦視此矣

餘夫亦如之謂其所受田亦分三等如正夫之率不定畝數者當視其力之所能耕也二十五畝孟子之法也

十夫有溝與九夫爲井亦通爲一法九夫爲井以方言之十夫有溝以長言之耳

此言治野之法大略如此十夫至百夫以上皆爲虛寛大數不能細算步畝匠人亦云凡溝必因水埶防必因地埶磬折以參伍非可畫方如棊局也大川常在兩山之閒豈可限以萬夫哉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衍沃隰臯可食者也京陵渟鹵之類不可食或謂君所食非是

遂師遂大夫縣正皆聽治訟其獄訟之大者遂士聽斷之

春秋內外傳有司里之官賓客至授館與土功期于司里此城中掌里居者與遂之里宰無涉釋者皆以里宰釋之誤矣

里宰雖徵斂二十五家之賦而無府史胥徒則里宰不能爲之儲峙亦不能爲之輸將蓋均人有人民牛馬車輦之力征當於二十五家中起徒役以輸之縣師而縣師又以徒役輸之於國也如其里近六鄉者亦可輸之閭師有當存留爲委積者粟米輸之遺人屋粟閒粟輸之旅師薪芻疏材木材輸之委人

凡邑中之政相贊此即里宰之邑

旅師所掌即遂人以興耡利甿之事耡粟者農民合出之因

合耦于耡故名耡粟正猶隋唐社倉義倉每歲出粟少許貯之當社以待年飢之用者也旅師所聚以耡粟爲主旅衆也謂主衆氓合輸之粟也耡粟無多恐不足以給又以載師之屋粟閒粟益之此粟不必爲凶年之用卽不饑之歲當東作時皆用此粟須之待秋而斂之舊讀而用之而字爲若今詳文勢及經意當讀本音與上連爲一句此粟歲歲皆用非謂有時而用也其用之之法以質劑致民質劑猶今之契劵所以爲授受之驗一半給民一半存官待其秋斂合符於官也民卽田野之民平日合出耡粟者平頒其興積積者歲歲之積興者興發之平頒者其數皆均無偏饒偏之也必平頒者耡粟本均輸須之有不平則人不肯出耡粟矣施其惠散其

利而均其政令此粟補民不足貸而無息是惠利也施之散之農民皆蒙惠利也均其政令者毋有貸而不償抵冒侵欺諸弊也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此申明用粟之時與斂粟之法粟不斂則無以繼歲歲又有合出之耡粟與增入之屋粟閒粟故此粟可不收息也此旅師之專職後言新甿之治勞來新徙之農是其兼職餘事非謂以此粟待羈旅也羈旅與新甿不同羈旅者他方之民羈留不得歸又未受田爲土著故有委積待之遺人給之粟米委人給之薪蒸疏材若新甿來徙既授以三等之地即是土著之民豈得謂之羈旅且耡粟本野民豫積以爲已利豈可奪彼土著之物以散新徙之民乎新甿食土著之粟野民失儲粟之利勸輸不行而良法

壞矣注謂耡粟民相助作近之謂一井之中九夫之稅粟非也稅粟當入縣師旅師惟聚此三粟非徵賦之官委人注言野之農賦旅師徵之亦誤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爲句不得於賦字讀斷委人惟斂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不掌粟米布帛泉貨諸物之賦也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羈旅與遺人之待賓客羈旅者別異委人無遺人之粟米而遺人無委人所聚之物也此義不明將疑此職何以不言囏阨老孤凶荒矣凡其餘聚以待頒賜有餘乃頒賜於囏阨老孤凶荒之民否則不頒賜也說見遺人

稍聚待賓客亦有芻薪又復言其其芻薪前爲儲於廬宿候

館以給在道之用此爲共囊飱之芻薪平時積之國都不必委人所斂者也囊飱中物多諸官分職共之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于車猶舂人舍人各言共米也薪則委人自載之與

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隨地儲偫主其地者守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共則以式待共之有定數

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注謂委積之薪芻此謂共委人平日少積爲委多積爲積之薪芻對上文所共或有非委人所積者也疏謂大行人委積中有牲牢米禾薪芻之屬委人惟共其薪芻非是

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承上文軍旅而言共野委兵器

者野委之兵器猶下文野囿之財用也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于野有守之者故共其兵器有謂通言國野之委者誤野囿財用謂野囿中竹木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國語曰囿有林池所以禦災言野囿所以別於囿人之牧百獸者注苑囿藩蘿之材非是上下文皆言軍旅則此二事皆爲軍旅而共非軍旅無是供也國野委積甚多委人何能一一共其兵器若藩蘿之材不可謂之財用

軍旅之賓客疏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是

土均所主唯在畿內不及諸侯其云邦國者謂國都非謂諸侯之國

以地媺惡爲輕重之等如居沃土者當禁其奢侈示之以儉

居瘠土者當救其鄙陋示之以禮

草人種字皆當讀去聲凡糞種謂糞其地以種禾也後鄭謂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煮取汁先鄭謂用牛則以牛角汁漬其種王氏謂用麻實擣汁漬其種是讀種爲上聲恐皆是臆說凡糞當施之土如用獸則以骨灰灑諸田用麻子則用擣過麻油之渣布諸田若土未化但以汁漬其種如何能使其土化惡爲美此物理之易明者因讀種字誤遂爲曲說今人糞田未見有煮汁漬種者後人說經好破先儒此當疑而不疑何也

農家歲歲糞田欲其肥美多穀也若騂剛諸土未經變化恐非一歲所能化況又惟漬其種乎

以豬畜水以防止水先鄭引左傳町原防規偃豬後鄭云偃豬者畜流水之陂也防豬旁隄也愚謂此兩句分二事先鄭引傳甚合後鄭解豬字得之解防字未確此職專掌稼下地凡下地常憂潦田閒之水欲其易出外流之水欲其不入以豬畜水所以分減內水也以防止水所以堵截外水也匠人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欲爲淵則句于矩此豬即所謂淵也於溝中作之視其地勢句曲過于矩之處掘深之令水迴復畜聚于此而成淵溝之爲淵之處多則田中之水減矣下地常瀕大川大澤必爲隄以闌之今江南之圍田是也後鄭解爲豬旁隄則是陂塘之隄畜水以備灌溉此平原憂旱之地非下澤憂潦之地矣

以涉揚其芟作田先鄭云以其水寫故得行其田中舉其芟鉤後鄭云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涉字後鄭得之揚其芟先鄭得之下地之田田中常有水足涉水揚舉除草之器以芟之若水盡寫不得謂之涉揚芟是舉器以除新生之草非揚去前年所芟之草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夷之夏月草盛長乘其水熱殄草之時芟夷之則根易絕明年可稼也

芒種注謂稻麥麥不宜於澤地當是種芒稻也後世五月節曰芒種謂其時可種有芒之稻

旱暵共其雩斂下澤有旱暵不常有之事也斂雩物於民稻人共之

凡服耜斬季材舊說是王平仲謂車耜器最勞非稱材可任或謂季爲老非也車之勞在輪轂若牝服爲車箱小車則爲輿非當勞之處耒耜人所推不可用大木皆當用柔刃之材爲之季材猶季弟豈可謂之老

澤虞賈疏云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言國者二虞二衡文有不同皆互見爲義此說是也凡山林川澤皆國所有使其地之人各占其地種藝草木長養魚鼈即九職中虞衡之民是謂之守而官爲之禁令當取物之時各入其物以爲地職之貢閭師所謂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者也入貢之餘即是民所自有猶必令其取物有時取之有節若官自取物不在禁限此二虞二衡之通法也

入木材于官用中冬中夏民自取材別有時王制云草木零
落然後入山林是用季秋也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亦謂邦工也邦工或非中冬中夏而取
木於四野取之不入守禁之山林
以時舍其守從舊說時按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有讀舍上
聲謂弛禁者非經意
丱人與秋官職金聯事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守禁而職金受
其入征以入於諸府也此不言丹青者文不具
角人疏云言農則皆有夫田出稅近山澤者卽以齒角骨物
之屬當地稅此說是也此爲三農之職別於虞衡閭師言貢
九穀者正賦也有他物亦可代之象非周地所產蓋他獸之

菌亦有可用者
葛之材惟中絺綌而又言凡葛征蓋葛草之類如葛者亦征之
灰物出於薪有謂石灰煙煤之類恐古時未有石灰而煤炭亦不見經傳
野疏材凡畜聚之物注謂徵于山澤入于委人是也有謂臣妾所聚斂者非閽師不言臣妾之貢惆其爲人奴婢也
醫師聚毒藥以共醫事藥物草木爲多疏材畜聚中當有藥物入于醫師
有謂民之場圃載師任以徵之國之場圃場人樹以斂之患謂此即載師之場圃雖場人樹亦是民樹

稾人匪頒即大宰之匪頒百官之祿是也注謂委人之職諸委積未確且委人亦無粟米

統言匪頒則稍食在其中分言之則諸臣之祿爲匪頒在官工役之稟爲稍食

凡萬民之食食者通計萬民之食非謂食國家之糧食者也疏誤

考工記㮚氏之鬴舊說謂六斗四升然以圓算方算皆不合明宗室鄭世子朱載堉據管子輕重篇云齊西之粟釜百泉則鏂二十齊東之粟釜十泉則鏂二泉釜即鬴也鏂即區也四升爲豆四豆爲區五區爲鬴鬴乃八斗非六斗四升也此說是稾人謂一月食米之率以中年三鬴爲常率計之十日

食八斗一日食八升毋乃太多乎蓋㝉氏所謂深尺方尺者非夏后氏之尺乃周尺也周尺當夏尺之八寸以八寸計之一䶢八斗僅得四斗零九合六勺則日食四升一合弱耳又以商尺當夏尺一尺二寸半以此爲䶢八斗當夏之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後世之營造尺與商尺同今時方尺深尺容四斗周䶢四斗九合有奇商䶢一十五斗六升二合有奇約爲四之一而稍羸則今量四斗周量一斗稍羸日食八升當今量一升稍羸正爲今人日食之數與㝉人之䶢密合

司祿職雖闕觀其序於㝉人倉人舍人之後司稼之前皆爲穀米之類其爲頒穀祿於羣臣可知矣薛氏以爲授田賦祿愚謂諸官之授田食邑者三公六卿王子母弟及諸卿之大

夫元士也其餘散官非特賜當不得有田宜以廩人倉人之粟給之所謂匪頒之式也校人等馭夫之祿是其一隅

又按司士以德詔爵以功詔祿以能詔事以久奠食是有田者為祿無田而授之粟者為食祿必待有功食則能任其事者定其多寡予之也內史王制祿則贊為之以方出之此有功而授田祿者也若食則司祿給之當不關內史分言之祿與食異通言之食亦祿也故官名司祿

食亦謂之秩宮伯月終則均秩月令收祿秩之不當是也莊公十九年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收膳夫石速之秩此散官無田有秩之證也謂凡祿皆授田考之亦不詳矣

司祿職所謂與起也發也謂賙急之時平其所與發之廩食

猶旅師平頒其興積也注謂興所徵賦非也

周禮疑義舉要卷三終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

春官

序官鎛師鄭注鎛如鍾而大國語細鈞有鍾無鎛韋注鍾大鍾鎛小鍾當以鄭說爲正大射禮東方笙鍾與笙磬並陳而鎛在其南西方之鎛亦在頌鍾頌磬之南豈非笙鍾笙磬頌鍾頌磬爲編縣而鎛爲特縣與左傳賂晉侯以歌鍾二肆及其鎛磬國語作寶鎛其云歌鍾必是應歌之鍾云二肆必是編縣十六枚者而於鎛則言及以殊之豈非特縣者爲鎛與磬師掌教擊磬擊編鍾鍾師掌金奏鎛師掌金奏之鼓豈非登歌用編鍾金奏用鎛鍾鍾小者應人聲鍾大者應鼓聲與即國語伶州鳩之言亦是以鎛爲大鍾其云細鈞有鍾無鎛

昭其大也大謂金聲卽細鈞之鍾也若奏細鈞而兼用鎛鍾則鎛又大于鍾鍾聲爲鎛所陵不得昭故不用鎛所以使鍾聲之昭也大鈞有鎛無鍾兩大相配爲宜若又甚大則鎛不可用用鎛則絲竹細聲爲所抑如不鳴故亦不用鎛所以使絲竹之鳴也伶州鳩因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細抑大陵鍾聲不和故言鍾聲不可爲鎛所陵絲竹不可爲鎛所抑以明無射有林之失則鎛正是大鍾韋注未細繹其言而誤解耳孟子以金聲爲始條理亦是擊鎛鍾

五祀唯有戶竈中霤門行一說以禮經亡逸之餘猶有中霤禮一篇與月令正合若左傳家語所謂五祀者乃是五官之神其生爲五行之官沒而配食于五行此四時迎氣而祭之

月令所謂春其帝大皥其神句芒此五人帝五官神豈非附祀于五帝者乎安得地示中又有五官之祀而以血祭祭之也鄭氏惑于祭法七祀之說謂戶竈中霤門行爲殷制而以五官之五祀釋大宗伯此人神也乃入地示中耶社稷五祀皆在國內故以遠近爲次先于五嶽王志長言在五嶽之上則非門戶可知誤矣

舊解肆獻祼爲祫祭饋食爲禘祭禮館吳纂修紱云非也肆獻祼者享先王之隆禮饋食者享先王之殺禮以二者統冒於上而以四時之祭分承於下肆獻祼饋食不專一祭隨所值而當之者也按此說發前人所未發禘祫大祭也皆于四時祭中行之故司尊彝謂之四時之閒祀如行於春夏卽以

禘祫爲祠禴行於秋冬即以禘祫爲嘗烝非禘祫則行三祭時以饋熟爲始耳

宿眡滌濯宿字爲句祭前三日申戒也太史及宿之日即此宿字

四望許慎以爲日月星辰先鄭謂道氣出入又謂日月星海後鄭謂五嶽四鎮四瀆先鄭兩說日月星海近之許氏與後鄭說各得其一者也四望蓋合上下四方之神而祭之大司樂司服四望皆言祀是四望有天神典瑞玉人旅四望兩圭有邸與祀地同玉牧人望祀各以其方之色牲毛之是四望有地示然則四望之兆當兆日於東郊兆月於西郊星辰則歲星與蒼龍七宿兆於東太白與白虎七宿兆於西熒惑填

星與奎爲宅宿兆於南辰星與玄武宅宿兆於北五嶽四鎭四瀆四海兆各因其方祭則設表位合於一壇而祭之其禮行於郊後而國有大故亦旅之公羊傳天子有方望之事無所不通何休云方望謂郊時所望祭四方羣神日月星辰風伯雨師五嶽四瀆及餘山川凡三十六所此說得之而春秋之三望杜氏云分野之星國中山川皆因郊祀望而祭之楚昭王謂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杜又云諸侯望祀竟內山川星辰因此說亦可以推知四望也陳祥道疑於後鄭之說謂望兼上下之神得之近世說者唯據大司樂司服言祀不言祭謂四望爲日月星辰如此則當用四圭有邸以祀之何爲與祀地同玉耶葢言祀者主於日月星辰而日月星辰亦隨四方設位

則天神亦從乎地故用祀地之玉也
又四望亦有遠近小宗伯若軍將有事則與宗有司將事于
四望疏云四望謂五嶽四鎭四瀆但四望之神去戰處遠者
不必祭之王之戰處要有近之者祭之
兆五帝於四郊四望四類亦如之後鄭云四類日月星辰運
行無常以氣類爲之位兆日於東郊兆月與風師於西郊兆
司中司命於南郊兆雨師於北郊愚疑四類卽四望其云四
望四類亦如之者謂四望中之神各以其類位於四方非別
有四類之兆與四類之祭也是以諸官皆無言四類之牲玉
器服與樂舞者鄭舉星辰但言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然而以實
柴祀日月星辰星辰中當有五星列宿諸侯猶得祀其分野

之星則天子當祀十二次之宿而五星亦不可遺
天子宗廟九獻之禮既亡鄭氏依約經文爲說後人多疑之
鄭說誠有可疑者秋冬變朝踐爲朝獻變再獻爲饋獻謂其
尊相因然以酳尸之獻爲朝獻言於饋獻之前其禮不行於
朝而强名以朝獻次序則顚名義則乖愚亦甚疑之別爲九
獻之說曰二祼之後當有七獻經文不欲枚舉有錯綜互見
之法實則朝踐與朝獻饋獻與再獻四節而已朝踐爲薦腥
後之獻不待言矣朝獻非王酳尸乃堂上薦爓王與后之獻
饋獻非饋孰之始乃尸食畢後王酳尸之獻而再獻則后與
諸侯爲賓者亞王酳尸之獻也禮運曰腥其俎孰其殽體其
犬豕牛羊注疏謂腥法上古爓法中古而進孰爲後世之食

孰其殽者體解而爓之也祭義曰爓祭祭腥而退郊特牲曰
腥肆爓腍祭其有薦爓明矣既以爓法中古此時何可無獻
則秋冬言朝獻者非獻爓而何至於饋熟則不當有獻何也
薦爓之後烹肉既熟羮定詔於堂於是奉俎入室設陰厭以
饗神乃迎尸入室舉奠斝詔妥尸是時尸即當食舉安得有
獻葢堂上腥爓皆不可食者故有獻而無食室內之饌可食
者則當食而後獻所謂饋獻者尸既食而王獻以酳若特牲
少牢主人獻尸耳此時后不即亞王酳尸尸有酢王之禮有
命祝嘏之禮有夫婦致爵之禮后乃獻以酳尸是謂之再獻
而賓長爲一獻以終之亦通爲再獻也然則此七獻者堂上
四獻室內二獻以朝獻次朝踐行之於早不失朝字之義以

獻爓當之文無爓祭缺略之嫌陰厭之後未食舉之前無獻而獻在既食之後亦協乎饋獻之義春夏言朝踐再獻者舉首尾以包中間秋冬言朝獻饋獻者舉中間以補春夏足見聖經錯綜互見之妙而追享朝享可例推要而言之堂上獻者用前言之尊室内獻者用後言之尊耳醢人籩人朝事之豆籩於朝踐薦之而朝獻無豆籩朝獻統於朝踐也饋食之豆籩於饋獻薦之而再獻無豆籩再獻統於饋獻也九獻之後別有加爵則薦加豆加籩而非食後稱加之謂也如此說九獻按之經而不紊證之記而可通

堂上薦腥爓取法前古朝踐朝獻之尊盛醴齊醴齊濁於盎齊也室中饋孰用後世食饋獻再獻之尊盛盎盎齊盎齊清於

醴齊也若王酳尸而用朝踐之醴齊失其義矣

彝尊有二者疏謂鬱鬯與齊皆配以明水三酒皆配以元酒是也後人謂王與后分酌彝尊故有二大謬古人元酒配尊之禮頗重事之用醴者質略則一尊陳於房謂之側尊其兩尊皆酒者特牲之旅酬也燕禮之尊士旅食也大射禮之兩壺獻酒也玉藻之饗野人也以酒優之正是略之賤之也豈有宗廟大祭薦腥薦爓血毛大羮事事反本脩古顧於堂上之尊獨無所配下同賤略之事乎秋官特設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豈謂室中一陳卽嫌其多而不以配彝尊乎王與后合體同尊卑共酌一尊未爲不可記言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襍記侯國之禮未可以彼例此卽君夫人別酌其

尊亦必有元酒必非兩尊皆酒也記云明水涗齊貴新也凡
涗新之也即以司尊彝本職證之下言盎齊涗酌凡酒脩酌
即是酌所配之明水元酒以涗之脩之耳豈遠取室中之明
水乎禮運言元酒在室元酒即明水畢室中明水配鬱鬯爲首者
言之耳非謂在戸在堂下者即無所配也
皆有罍皆者皆春夏也皆秋冬也皆追享朝享也非謂一尊
即一罍也
盎齊涗酌謂以所配之明水涗之記言明水涗齊新之是也
非謂三酒之淸酒爲涗也凡酒脩酌謂以所配之元酒滌之
非謂別取水也
大裘之冕亦必有冕服經不言者省文典記云王被袞以象

天則亦當服袞冕
先儒以爵弁爲冕之次者其服用絲其蔽膝用韎韐其屨飾用繡次皆是次于冕服也而舊說謂以木爲體以布染爲爵頭色而覆之亦略似於冕但冕之板前俛後仰爵弁則平置之故不得冕之名舊說相傳如此然而弁字上銳象形爵弁與皮弁同名弁而爵弁有覆板何以名弁且夏官弁師何以有韋弁無爵弁陳祥道禮書則考之詳矣陳云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禮記有爵弁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次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

禮服皮弁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即爵弁耳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諸侯服爵弁而即戎亦服之耳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如冕而無繅然古文弁象形則其制上鋭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按陳氏此說甚有據王即戎以韋弁服即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韍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即朱韍韎韐之謂也豈非爵弁即戎之證乎凡謂爵弁如冕者皆非是

帥其屬而巡墓厲居其中之室以守之此支承上爭墓地而

言謂爭訟時恐其有盜葬鬪囂潛移兆域之弊故帥屬巡守訟終而止其中之室非謂墓中有官寺也因爭墓地而聽其獄訟則爭訟者暫假他室以居墓大夫耳豈能設官爲民守墓哉

呂氏春秋黃帝作咸池莊周亦云黃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則咸池非堯樂樂記云大章章之也咸池備矣鄭注云大章堯樂名咸池黃帝樂名堯增脩而用之是鄭自圓其說也咸池爲黃帝樂而雲門大卷皆爲黃帝樂亦屬可疑此無大章樂者當時大章之樂不存耳至魯所存又止有四代之樂故季札觀樂無雲門咸池

鄭注六律六同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其

長九寸各因而三分之上生者益一分下生者去一分此漢人之說也考之管子呂氏春秋則是以半黄鍾四寸半者爲黄鍾之宮以爲律本由此三分益一以上生三分損一以下生非以黄鍾九寸爲首也別有律呂闡微詳之合樂奏黄鍾歌大呂此一律一呂之相合爲地支之子與丑合亦即日躔與月建之相合也下諸律呂皆然

一變而致羽物一節注謂大蜡索鬼神而致百物疑未必然而樂之感格如書所謂祖考來格鳥獸蹌蹌鳳凰來儀百獸率舞亦實有此理

夾鍾因奏圜丘而名圜鍾林鍾因奏方丘而名函鍾各以其類也黄鍾不改者黄爲中之色人亦居天地之中義類相比

附也

揚雄太元之數子午爲九丑未爲八寅申爲七卯酉爲六辰戌爲五巳亥爲四亦卽聲律之數也是以黃鍾爲宮者其數九大磬之樂亦九變而終林鍾爲宮者其數八咸池之樂亦八變而終夾鍾爲宮者其數六雲門之樂亦六變而終

三大祭不用商者無商調非無商聲也注謂祭尙柔商堅剛未必然後儒謂商調肅殺鬼神所畏因是一說愚疑周以木德王不用商避金克木也是以佩玉右徵角左宮羽亦無商

荀子亦有太師審商之說

樂有金奏有升歌儀禮及仲尼燕居左傳國語所載甚分明升歌爲詩金奏以鍾鼓奏九夏有篇名而無辭卽有辭亦不

載於頌金奏主器聲升歌主人聲也鄭氏注鍾師及儀禮旣云九夏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矣乃引呂叔玉以肆夏爲時邁繁遏爲執競渠爲思文而詩譜亦言天子享元侯升歌肆夏是升歌與金奏混合爲一誤矣時邁本非肆夏因肆于時夏一語而附會耳仲尼燕居云入門而金作是奏肆夏也升歌則用淸廟文王世子養老亦歌淸廟何嘗升歌肆夏乎

頓首見於傳者三穆嬴抱大子頓首於趙宣子季平子頓首於叔孫申包胥如秦乞師賦無衣三頓首是有求於人者用頓首頭觸地而無容者爲喪禮之稽顙

拜必屈膝而俯首軍中介胄之士用肅拜婦人亦用肅拜不

屈膝而低首以下如今人之長揖也新婦奠菜于舅姑則扱地謂屈膝而引首至地婦人最重之拜也爲重喪則稽顙今時婦人之拜直身而微動其手微曲其膝此俗不知起於何時郗敬謂卽肅拜非也今時男子之揖正是古之肅拜而古人之揖如今人之拱手而推之高則爲天揖平則爲時揖低則爲土揖也推手爲揖引手爲揖又謂之厭

太史正歲年以敘事須告朔于邦國至春秋時周室微弱王朝未必須朔列國自爲推步月日時有參差矣

測景所以驗四方之氣也而漢人謂景之至否由人主政有得失此漢人之妄說又不知有歲差而云冬至日在牽牛豈常在牽牛哉

保章氏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觀妖祥春秋內外傳而下至歷朝史志及諸家論分野之言詳矣以職方外紀考之大地如球周九萬里分爲五大州幅員甚廣豈止中土之九州哉五大州皆有山水人物皆有君長臣民則必與普天星宿相關災祥禍福隨地有之豈止中土九州分十二次之星而徵外遐方卽無預於天星哉蓋分野之理如人身經脈內應藏府各有孔穴暗相聯絡疾病因之而大地之精華聚於中土猶人身之精華聚於面部善於叔服許負之術者能按部位占氣色而能知其吉凶妖祥此卽占分野之理也

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按車上諸材唯兩較

之兩端可飾他處皆不可飾也

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鄭注司服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然則王之大常有日月亦當有星辰不言星省文也曲禮招搖在上星其畫北斗與又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交龍爲旂熊虎爲旗鳥隼爲旟龜蛇爲旐備四方之五獸也通帛雜帛以閔之而全羽之旞析羽之旌亦當有通帛以爲旗之縿且有旒焉而插旄於干首故曰注旄首曰旌俗畫旌有羽無旗非也羽當是雉羽鍾氏染之注當是插於干首鄭氏謂繫之於旞旌之上非也

周禮疑義舉要卷四終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

夏官

或謂有征伐則制軍非也觀春秋時晉作二軍三軍三行新軍六軍魯作三軍舍中軍皆於平時作之爲中軍爲上軍下軍人有所隸之軍軍有所統之將謂作軍必須蒐閱則是謂必待出軍時始作之豈平時皆渙散無紀者乎然則王畿千里可作數十軍而止六軍何也用人之數不過此其餘皆羨卒以待簡稽而迭用者也

天子六軍在六鄉爲正軍六遂副之都家之軍又副之六鄉七萬五千家家出一人爲兵五家爲比故五人爲伍伍長下士即比長也閭出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中士即閭胥也族

出百人爲卒卒長上士卽族師也黨出五百人爲旅旅帥下士卽黨正也州出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中大夫卽州長也鄉出萬二千五百人爲軍軍帥命卿卽鄉大夫亦卽王朝之六卿也大司馬之序官與大司徒六鄉之官正相合故鄭注州長云掌其戒令賞罰於軍因爲師帥又注黨正云於軍因爲旅帥注族師云於軍因爲卒長恐人謂鄉官非軍帥故明言之鄉大夫之爲軍帥閭胥之爲兩司馬比長之爲伍長不言可知矣伍法起於五人而車法起於百人之卒葢兵車一乘有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有重車一乘二十五人共百人四兩爲卒是以一兩之人將重車分之爲一什三伍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人廄養五人樵汲五人也以三兩之

人爲士徒一甲士主射帥二十四人一甲士主御帥二十四人一甲士爲右帥二十四人也車法卒法於此成故族師亦言之詳職云以邦比之法帥四閭之吏以時屬民而校登其族之夫家衆寡辨其貴賤老幼廢疾可任者及其六畜車輦是一族始有兵車重車其兼言輦者役事則有人輦也又云若作民而師田行役則合其卒伍簡其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是百人始有卒而兵車成十五伍重車成五伍也既有車故詳及兵器鼓鐸旗物也然則六鄉六軍之法一族百家而出兵車重車各一乘也以田計之通不易一易再易一家受二夫之地是二十二井又二夫之地而出此二車與漢志言出長轂一乘甸有六十四井者不同周禮言制軍之本法

而漢志別是一法也
軍將皆命卿如春秋時晉國之制則是以六官之長爲軍將矣然則元帥必冢宰乎觀宣王命將出師有其人不必六卿之長則亦惟王所命也
姜兆錫謂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于公司馬爲序職之文家司馬亦如之句爲序官之文二簡互錯此說有理注謂卿大夫之采地王不特置司馬各自使其家臣爲司馬主其地之軍賦往聽於王之司馬如此則王朝無是官矣何云家司馬亦如之乎如以家司馬亦如之爲大夫家臣之司馬則何以不言都之司馬而惟言家之司馬也蓋家司馬亦如之猶春官序官云家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也家司馬各使其臣以正

於公司馬謂王朝之家司馬使家之臣以其所掌正於公司馬也此正錯簡之有理者也

貧固不服則侵之注謂兵加其竟而已用兵淺者此說是兵不深入柔服則止倘終貧固不服亦班師振旅修文德以來之而不極兵威若無鍾鼓掩其不備皆後世之譎兵豈先王之義討

九畿里數皆不能晝方如棋局周禮立法謂制畿封國大略當如此亦有近在內地而其俗已近戎狄者又有蠻夷戎狄與中國雜處者恐周初已有之豈能皆如九畿之法哉

夏茇舍是習夜戰之事齊語云夜戰聲相聞夏月晝熱夜涼宜於此時習之將帥以號名別之亦是便於夜也苗田亦即

於夜畢之爾雅宵田爲獠楚辭招魂卒章懸火炎起亦言宵田之事

田時誓有二前誓在列陳之後戒其坐作進退之不用命也後誓在表貉之後戒其從禽之不如法也春冬各言其一疏引大閱羣吏聽誓解有司表貉誓民未密

司常云大閱贊司馬頒旗物此言治兵辨旗物則是大閱與治兵旗物有不同兩經各言其一而下經大閱之旗物卽司常可見也大閱之旗物以尊卑內外而等序之孤卿大夫士在朝之百官司都州里縣鄙都家鄉遂公邑之百官也治兵之旗物則旜旟互易孤卿之旜師都載之師都之旗軍吏載之物與旟互易大夫士之物鄉遂載之州里之旟百官載之

惟旗則如其故郊野與縣鄙皆公邑之吏也蓋行軍有正法有變法大閱之旗正法也治兵之旗變法也正法以齊軍心變法以易師目不畫異物之旜物師都鄉遂之臨行陳者亦載之畫鳥隼之旟百官之不臨行陳者亦載之蓋行軍有時而尙變也春秋時有不去其旗而敗者有望其旗而指目其仇者有納旌于弢中不令敵人見者故旗物有變通之法治兵不言家蓋於師都中包之州長縣正師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旟矣及治兵則易之以物而旟屬之於百官都家大夫帥其民而致固建平時之旗矣及治兵則易之以旜而旗屬之於軍吏皆欲其變也變則不論旗上有畫無畫鄭注限定有軍旅者畫異物無軍旅者帛而不畫非是

祀祊此方字宜與詩方社之方同但是本方之土元非泛指四方如獮時在東方卽是東方之示餘方皆然卽詩之言方社亦是如此方祀上下可通稱但天子之方大諸侯以下之方小耳此祀與社相類故詩每與社連言之而時田亦一祀祊一祀社也

大閱經文雖詳亦多可疑不分班習戰則車徒甚衆四表之地無多縱列太狹橫列太闊若分班則經文又未言竊意四時之田竝分番教閱一田不必徧集王畿之民一人不必歲供四役否則寧無妨農乎

前期羣吏戒衆庶修戰法卽鄉師出田法於州里之事非羣吏又分教戰法也中軍以鼙令鼓中軍元帥也三軍六軍必

有元帥如王在軍則王爲中軍號令必出於一疏謂此六軍
三軍居一偏皆自有中軍非也鼙所以引鼓樂有朔鼙應鼙
亦是先擊鼙而後擊鼓以小鼓引大鼓也鼓人皆三鼓疑此
鼓人謂地官之鼓人下文鼓行鼓進鼓退乃是軍將師帥旅
帥之鼓蓋中軍先以小鼓號令而鼓人主軍動鼓其衆者遂
承中軍之令三鼓以作士氣於是振鐸作旗而諸鼓皆鳴也
注謂鼓人爲中軍之將師帥旅帥則地官鼓人不得聯事矣
且中軍將亦不可謂之鼓人下文鼓人皆三鼓倣此皆者鼓
人非一也凡云三鼓者疑皆鼓人之鼓
車三發徒三刺舊以車轉爲發恐不然車既及表乃止矣又
三轉胡爲蓋車上主射者三發矢以象克敵耳田車不能容

三人故無戎右主刺而刺者皆在徒徒刺而射者無事非克敵也發刺皆三者戰車有三人甤其左右御也
鼓退鳴鐃疑鼓退音節與鼓進不同蓋鐃聲不能及遠欲退軍必將帥擊退鼓而後卒長皆鳴鐃否則卒長不能自主退羣吏各帥其車徒以敘和出象士卒之出軍門亦欲試御者過君表之法也左右陳車徒以下注疏未得其指蓋未習戰以前陳車徒如戰之陳此車徒同羣車以率徒徒以衞車擬戰時之陳也既習戰以後將分車徒故立兩和門使車徒各出一之左一之右而車徒遂分列也不云左車右徒而云左右陳車徒者因地之勢左右不可常也旗居卒閒以分地車徒皆如是徒一廂百人樹一旗則車一廂亦容兩偏之地而

樹一旗也司馬法車十五乘爲偏兩偏爲卒車徒各有卒疏謂軍吏各領已之士卒執旗以表之非卒閒之義也將田時車徒所以必分者逐獸不必以徒衞車山澤閒車徒又不可錯雜故須分隊而進是以先異之也前後有屯百步此又別爲二屯如軍之營葢擬田畢將帥居其中而獻禽也此屯用車徒圍繞作之險野則人多易野則車多也注於前後有屯百步解云車徒異彙相去之數其實車徒之分分於左右和與左右陳非分於前後之屯也百步之屯能容幾車徒哉

大役與慮事後鄭慮事者封人本左傳令尹蔿艾獵城沂然此諸侯之制疑王朝大役慮事當是大司空鄉師云致司空之辟纛其植先鄭引華元爲植植字有此確證而後鄭易之

蓋謂王將一人不得言屬耳然大役非一人任其部曲將吏必多將吏皆可謂之植故司馬會屬之屬字未嘗不可通若築城之植司空自當屬之豈復煩司馬

夏官主二牲羊也魚也小子羞羊肆而大司馬尊官羞牲魚者豈禮欲其變與抑以魚為水產與陸產相埒而異之與宗伯不言羞雞牲者文不具

晉制敘軍將佐之役有司馬猶之軍司馬也

大常唯天子有之必曰銘書於王之大常者因其有功大言之也

凡頒賞地參之一食食字大司徒大司馬及此官皆有之以大司馬上地食者參之二例之似以其有地而食其所有者

爲順注謂王食其一恐不然
旬之外入馬耳以其物更注謂價以毛色不以齒賈如謂但償馬之毛色則太輕或買他馬以償不以齒賈則又何必其同色此泥物字之義也以其物更者以馬之皮骨肉所值之物價償不責其全償也其外否則歸死馬於官而已不責其皮骨肉所值之價也
以任齊其行謂以他重物載於車而調習之猶傳云駕而乘材也此謂將遠行之馬亦謂受馬於有司者故因上文及之其軍事物馬而須自有校人掌之
出火内火有謂季春始燠旹則出火於窰冢則出火於室不待季秋始内而用之此說不確時燠而出火不用時寒而内

用民自知之何待司爟之政令若季春出火於窰禁民不爲陶冶正與舊說相反舊說據左傳不誤月令雖秦時書亦依仿先王之制而增損之其夏月但禁民燒灰毋用火南方而不禁其陶冶

司士言眡治朝之儀但揖見羣臣而已揖畢王即退適路寢聽政而諸臣反其官府治事之處匠人所謂外有九室九卿朝焉者也若議論政事則在路門内之朝如鄉黨攝齊升堂是也

路鼓建於大寢之門外其地森嚴肺石之窮民不能至其地擊鼓也朝士既得其情則爲擊鼓而大僕遣官達之耳

王眡燕朝則正位掌擯相謂有政事當議而眡燕朝也因燕羣臣

在寢故謂之燕朝鄭謂王圖宗人嘉事則燕朝此舉其一隅謂若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耳非謂燕朝惟同族得與也三朝唯路寢有堂有階孔子異姓之臣而攝齊升堂則燕朝無分同異姓且燕宗族時必有異姓一人爲賓注云同宗無相賓客之道

揚州之三江當以岷江松江浙江爲確浙江山海經漢志謂之漸水漢志出黝縣即黟縣今出婺源大鄣山之陰莊子謂之淛河至錢塘入海松江承太湖之下流其上流本不與大江相通班固謂蕪湖水東至陽羨此因蕪湖之下銀林鄧步之閒地脈相連而勢卑宣歙之水盛則或漫溢而趨陽羨入震澤水不盛則皆從蕪湖入大江不入震澤也明時於高淳

築廣通垻則無漫溢之事矣水經注謂大江自貴口分流過安吉而入震澤而不知下流地高本不與震澤通也

荆州其浸穎湛先鄭謂湛未聞今考襄公十六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水經注湛水出犨縣北魚齒山東南流爲湛浦者是也與潁水同爲南陽汝州之水在荆豫之閒故屬之荆州

秋官

凡官府簿書謂之中故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斷庶民訟獄之中皆謂簿書猶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義故掌文書者謂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書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後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義

王之五門先鄭雉門在庫門之外後鄭庫門在雉門之外後鄭說是外朝在庫門之外亦後鄭說是庫門有屋而無宮室鄭以漢之大會殿擬之則有宮室非古制也外朝臣民皆得往來諸侯外朝亦然但未必有三槐九棘嘉石肺石之制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軍猶攻殺也注讀軍字爲句王氏謂衆而成軍非是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謂宗廟之常器鍾鼎皆是書于宗彝如博古圖鍾銘鼎銘是也注謂宗廟之六彝誤矣凡傳言彝器須宗彝豈必六彝哉

梏即校也易曰何校滅耳施於頸即今之枷梏校枷皆一聲之轉注謂在手曰梏誤矣在手者曰拲非兩手共一木

庶氏除蠱以嘉草攻之一說嘉草蘘荷也葛洪方人得蠱欲知姓名取蘘荷葉著病人臥席下立呼蠱主名
壺涿氏掌除水蟲以炮土之鼓敺之以焚石投之明永樂時蘇州有水怪蓋蛟蜃之類善崩岸壞民田遣夏原吉治之用壺涿氏之法令民以百十舟載石舟各有鼓同時燒石投水水沸騰復擊鼓以駭之其怪遂死聖經之有用如此
大行人諸侯之禮朝位賓主之閒七十步立當前疾先鄭云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拄地者按車無疾之名恵士奇云論語邢昺疏引周禮作前侯又小雅蓼蕭章孔疏引大行人亦作前侯蓋說文疾作疾古文侯作矦相似易亂故前侯訛爲前疾此說是又說文引周禮作前軓軓車軾前也軾前曲

中下垂在地如人之頸故謂之候候猶胡也古候與胡通

或疑朝覲無迎賓之法愚謂朝覲之禮雖異尋常主賓然候氏之入王門也豈其無擯介傳命忽焉而至於廟門哉大行人云凡諸侯之王事辨其位正其等協其禮賓而見之則當將幣之先庫門之外宜其有朝位有擯介天官掌次朝覲會同則張大次小次注云大次初往所止居小次即宮待事之處然則朝覲當有大次在外朝有小次在廟門外覲禮所謂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是也覲禮言旅見則分同姓西面異姓東面若其特朝則次當張之門外西方而東面以爲止居待事之處掌訝云及將幣爲前驅至於朝詔其位入復此朝與位正大行人所謂朝位賓主之閒幾十步立當車下某處

者也掌訝旣詔侯氏位當於此於是入白王言侯氏已至朝如掌訝不能徑至王所亦必有擯者傳達之自入復至行禮爲時久則侯氏宜於大次止居以待於是王乃乘金路出路門應門雉門而入廟以待侯氏之至節次固當如此王旣入廟負黼依大門外乃陳擯介而傳辭侯氏出次立當其位他時賓主之禮擯者出請事而賓對此時傳辭當自侯氏始葢天子至尊當不請事且前此已云某日伯父帥乃初事矣豈至此復請所爲來事哉惟侯氏自道其來王之意介傳之擯擯達之天子耳王之擯則大行人小行人嗇夫是也其擯當交擯介與擯皆遞傳故經文於大國之孤特云不交擯明諸侯當交擯也雖交擯而無三辭侯氏一請天子卽有許入之

辭如覲禮伯父其入之云亦遞傳之於是侯氏入大門而右擯介隨之東行至廟門外入于卜次以待事復陳擯介侯氏出次執圭介復迭傳命道其將入奉贄之意於是嗇夫承命告天子天子又有許入之辭乃入門右坐奠圭如覲禮之儀以此言之則朝位正是將幣之日其云賓主之閑者儗度言之實則賓與大門相去之閑也儀禮全經當有朝禮一篇與覲禮互爲詳略如致飧祼賓歸饔餼還圭賄贈等事當於朝禮詳之卽覲禮亦當有大門外陳擯介傳辭之儀蓋朝禮已詳故覲禮略耳若曲禮當宁而立之云自是記人之異說

周禮疑義舉要卷五終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

考工記一

周禮本是未成之書闕冬官漢人求之不得以考工記補之恐是當時原闕也冬官掌事而事不止工事考工是工人之號而工人非官注謂以事名官以氏名官非也

考工記東周後齊人所作也其言秦無廬鄭之刀厲王封其子友始有鄭東遷後以西周故地與秦始有秦故知爲東周時書其言橘踰淮而北爲枳鸜鵒不踰濟貉踰汶則死皆齊魯閒水而終古戚速椑茭之類鄭注皆以爲齊人語故知齊人所作也蓋齊魯閒精物理善工事而工文辭者爲之

冬官雖缺以諸經傳證之當有大司空小司空大司空卿一人小司空中

大夫二人五官之例如**匠師**見地官遂人鄭氏以爲冬官之屬則當爲下大夫四人○按匠師見地官鄉師職注云匠師事官之屬其於司空若鄉師之於司徒也此引遂人誤**梓師**見梓人梓工之長也**豕人**先鄭云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宗伯奉雞司寇奉犬司空其奉豕與然則冬官當有豕人**嗇夫**覲禮嗇夫承命告于天子鄭氏以爲冬官之屬**司里**國語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又周之秩官賓至司里授館此主宅里之官當在冬官與里宰異**水師**國語周之秩官賓至火師監燎水師監濯火師即夏官司爟而凡祭祀賓客滌濯之事冬官當有水師**玉人**天官有追師專掌宮內追琢之事則凡用玉府之玉追琢成器以共典瑞之藏者當有玉人在冬官**雕氏** **漆氏**雕氏見考工職缺木器髹漆者多後世有漆雕氏冬官當有其官**陶正**左傳虞閼父爲周陶正喪大記君喪陶人出重鬲**圬人**左傳圬人以時塓館宮室**舟牧**月令天子乘舟命舟牧覆舟此雖秦官周天子亦有乘舟之事宜設此官舟行水宜在冬官**輪人** **車人**當有監造之官**芻人**大宰九式芻秣居一其用甚廣宜有官主之**等官此皆冬官篇亡之證後人讀書麤疏果於妄作如俞庭椿之徒紛紛割裂牽補致五官無一完善周禮之罪**

人也

五材先鄭引左傳後鄭謂金木皮玉土後鄭爲長水火可制器不可爲器金雖可兼玉而皮革不可遺曲禮六工土金石木獸草獸即皮也玉可兼石木可兼草

以辨民器注辨具也葢古人辨辧二字通用言辨不言辧王昭禹謂輪辨高下弓辨安危之屬非是

粵無鎛此甚言四國能此者多雖有若無非眞謂不置是工亦非眞謂人皆能作也注泥又以夫爲丈夫尤謬

刀斤削劒必用水淬遷乎其地而弗能爲良水性異也

兵車乘車三人故輿廣而輪高田車惟射御二人故輿可狹輪可卑馬可低詩謂之輶車亦因逐獸欲輕捷故也輪卑故

以田馬配之非因馬低而減其輪注謂以馬大小爲節未確
軫本輿後横木之名輿人六分車廣以其一爲之軫圍是也
及其載於轐上則通輿下四面皆可謂之軫此言加軫與轐
後言弓長四尺謂之庇軫又言軫方象地是也猶之式本有
其木而隧前三分之二之處亦得通謂之式也
輿人之車箱蓋如今人造方箱之法用雌雄交牙之筍使之
相著初非以板嵌入軹轛也軹轛之植者横者如窗櫺然於
輿內貼板爲之一以輔板一以承式木較木其植下筍入底
板上筍入式較中陰蓋皆釘之板上相著不全藉軹轛之力
是以軹圍小而轛圍尤小亦可以固板也底板之後作軫蓋
以板嵌入軫之槽中駕車時輿連轐載于軸上有兩木鉗之

而後軫亦銜輈踵是以輿能安固不動也加軫與轐之數軫方徑二寸七分有半自軸心上至軫面總高七寸轂入輿下左右軓在轂上須稍高容轂轉故軸上必有轐度之轐之圜徑無正文輈八當兔之圜居輈長十之一方徑三寸六分輈亦在輿下度輿者則兔圜與當兔等可知軸半徑二寸二分加轐方徑三寸六分共高五寸八分以密率算轂半徑五寸一分弱中閒距軓七分强可容轂轉以五寸八分加後軫出轐上者約一寸二分總高七寸也輿板之厚上與軫平亦以一寸二分爲率後軫在輿下者餘一寸五分半輈踵爲缺曲以承之算加軫與轐之七寸當從輈算起蓋輈在軸上必當輿底相切而兩旁伏兔亦必與輈齊平故知輈之當兔圜必

輿兔圍等大後不言兔圍者因輢以見也
輢有二設之蓋在軓內八寸間以轂入輿下者亦七寸也輢當連于輿有兩木鉗軸如今制輢之鉗軸亦當如輢之制與輪人進而眡之舊注未確進非車進乃人進也鮑人望而眡之進而握之可證大略好處遠望可見其精致處須近前細察凡圜形遠望中半漸頹而下愼爾而下迤周遭皆均致也幬之廉必近察乃見而遠望已若有突出而大之狀謂之眼古語當以意想王氏謂如人之眼非也
綆非別有一物也只是輪偏箄之名注疏謂輪箄則車行不掉實有至理假令牙之孔與轂孔正相値牙不稍偏向外則重勢兩平輪可掉向外又可掉向內造車者深明此理欲去

車掉之病令牙稍出三分寸之三不正與輪股鑿相當於是重勢稍偏而輪不得掉向內矣謂之輪單何也輪牙稍偏於外而輻股向內隆起也今飯甑內作竹底四周下而中央隆起謂之甑單此正漢時輪單之遺語但輪之輻股微隆不若甑單之甚耳然則圜物不平中隆而四周下者通謂之單也試觀車輪當牙閉一目視之又擫線視之又以直物內外量之牙心稍偏於外入菑之鑿未嘗偏但輻入牙之筍不用正而用邊缺邊向內則牙自偏外矣上下鑿不相當而菑爪不齵以爪用邊筍故後人不達物理不知輪單爲何狀率意解爲輪外護牙夫護牙之鐵經雖未言古人當有之然無與於爪之正否如謂作護牙於兩邊則作牙時厚寸餘可矣何必

又作護牙若因綆字從糸而謂用繩圍者尤非筍者柄也從俗名爲筍又作榫

輪人兩匡字皆訓爲枉後鄭訓剌剌音辣亦枉也他處言匡救匡正則是因其匡而正之也古人語有相反而轉詁之例去汚曰汚治亂曰亂馴擾曰擾正匡曰匡置物曰廢後人不識此義王氏解爲方豈可謂輪雖敝不方又有訓爲匡郭者謂膚轂不固尤難通

山虞陽木陰木以生山南爲陽山北爲陰此則陰陽木各有向日背日以向日爲陽背日爲陰

後云短轂則利長轂則安古人所以用三尺有奇之長轂者欲其安也此云大而短則槷槷者安之反鄭氏訓楻杌是也

先鄭危槷之訓亦是而云輻危槷則未親後鄭轂末不堅之訓不可曉

旣謂之牙圍必須計其四面牙厚有兩面當合計其數以減一尺一寸所減之餘爲牙兩面之博折半爲一面之博合牙厚一寸三分寸之二倍之三寸三分寸之一以減一尺一寸其餘七寸三分寸之二折半三寸八分三釐有奇用通分法分之三寸六分寸之五是牙一面之博也去其踐地處内外不漆者各一寸又加厚一寸三分寸之二是爲牙圍三分之一其餘漆者居三分之二鄭注不誤

以其圍之防捎其藪謂以三分之二爲肉三分之一爲壺中空也壺中空所以受軸者也下文言五分其轂之長去二以

爲賢去三以爲軹則壺中內大而外小其當輻菑處得三分之一也統言之中空處皆爲藪切指之外當菑處爲藪若轂上三十孔受輻菑者經謂之鑿不謂之藪且受菑之孔廣必當半寸以上方可容菑而堅牢如以一尺有奇之地鑿三十孔一孔僅三分有奇以今尺寸折之僅二分有奇此孔豈能容菑乎林希逸不達物理乃以藪爲三十孔貽誤後人不可不辯

五分其轂之長長與圍同言長即是言圍

注算大小穿甚密去一以爲賢當作去二但輈人軸圍一尺三寸五分寸之一若依圍三徑一算之則軸徑當大穿穿內處正得徑四寸五分寸之二與鄭所算大穿穿內徑同何以

能轉葢圍三徑一非眞率即祖冲之徑七圍二十二猶是約率而已近密矣以約率算軸徑不及四寸五分寸之一故能稍寬而轉注中凡言圍徑皆是徑一圍三即記文亦是以徑一圍三略言之車人柏車轂一柯其渠二柯者三是也學者當知非密率

軸承輿之力全在當大穿處故須粗大軸尾不當力故可小然金與木不能相摩疑當穿處亦必有金裹之

輻廣者輻之博也不言其厚者轂圍三尺二寸三十輻之股端相著厚一寸有奇可知也輻相著不留空際者欲其輻與輻相湊相扶有力也觀今車用十八輻股猶相湊況三十輻乎

牙得則無槷而固注云得謂倨句鑿內相應疏謂輻直爲倨

牙曲爲句非也輻之入牙者作倨句之形卽邊筍是也鄭注之精微賈氏猶不能盡通後人可輕破乎

綆參分寸之二疏鑿牙之時孔向外侵三分寸之二似牙上鑿孔不正非也牙之厚無幾鑿孔有偏恐偏薄一邊非暴裂卽先𢧢矣此賈氏察物未精失鄭注之意者也今車不偏而輻爪用邊筍缺邊向內是以牙偏向外鄭前言倨句鑿內相應是古人亦用邊筍

萬之以眡其匡也後人謂萬爲矩匡爲方非也凡物圜中規者四角以方量之必中矩何用又以矩量正謂湊合諸木成牙恐其匡枉不平正故須以萬蔓運之視其稍有枉處則削而正之耳後鄭言等爲萬蔓是當時有其名物賈疏言見今

車亦是得之實見余見造車者用木架作一圓與輪同大輪與之並立而運之此正古人用萬斲之法也

兩壺欲同者欲其肉好均而輕重等也量之以黍猶古人以黍量黃鍾之意

六事言輪極工致任人考驗之而皆可也可水可縣可量可權則因造輪時選材善繩墨止弘殺等肉好均六事似以難者在後權之而倖尤爲難

斗柄達常長二尺桯長八尺皆以其可見者言之若達常之入于桯桯之入於輿板底下者皆當有數寸又皆有鍵以固之故不爲風飄蕩當鍵于後軫之內下貫輣踵

式有通指其地者參分其隧一在前二在後以揉其式注謂

兵車式深尺四寸三分寸之二是也有切指其木者參分軫圍去一以爲式圍是也因前有憑式木故通車前三分隧之一皆可謂之式其實式木不止橫在車前有曲而在兩旁左人可憑左手右人可憑右手者皆通謂之式人立車前皆式之地也其言揉其式何也蓋揉兩曲木自兩旁合于前所以用曲木者不欲令折處有稜角觸礙人手如今人作椅子扶手亦揉曲木是也式崇三尺三寸并式深處言之兩端與兩輢之植軹相接軍中望遠亦可一足履前式一足履旁式左傳長勺之戰登軾而望是也式木嵌入輿板其內又有轛木承之甚固故可履也車制如後世紗帽之形前低後高式崇三尺三寸不及人之半腰故御者可執轡射者可引弓而憑

式須小俯也此式之眞形狀前人但知式車前橫木不細老輿人車前三分之一處通名爲式而可憑之木又有在兩旁者是以不得其狀於鄭注較兩輢上出式遂意其在橫木之上於是輿制皆謬亂矣失自孔氏誤釋曲禮始試思較若在橫木上則人憑式首觸較矣較崇五尺五寸及人之胸射者亦不便于引弓橫木在較下將必以筍貫入轛木而轛圍甚小如何能貫式木又如何能登軾式在前陰板之內則車外不見式矣記如何云苟有車必見其式式上有皮覆之爲幦若在板内如何能覆事事推之皆不合矣

輢者車之兩旁三分隧之二者輢只是板言其可倚也其高出式輢上爲較詩曰猗重較兮言較高於式一重故曰重較

非較有兩重也車制尊卑皆如此有謂卿車重較亦非也較有左右人立可憑亦是以木嵌入於兩較板而其下又有軹之植者承之以爲固也巾車玉路金路象路注謂以玉金象飾諸末當是飾較之末也鄭注較兩輢上出式者本分明而解者不得式之形狀遂謂較以一木橫于式上以縮爲橫以兩較爲一較謬甚席上有左右几縮之較亦似之縮而非橫軹轛皆在輿內所以輔輿而承較式其橫植蓋如作窗櫺之法用雌雄交筍不甚用力故圍可小而式卑于較轛圍尤小蓋車內容三人兵車有駟乘者爲地無多亦不可用大材也因轛圍甚小推之古之輿板皆是用雌雄筍相著非如今人之車以板嵌入木中也轛圍二寸二分弱四方計之一面五分五釐今尺寸折算只有三分四釐有奇

立者衡者謂軹轛也較式之平置亦橫者也直者如生即中縣者言其著于底板甚固也板之相連與軹轛橫直之相交皆爲繼

棧車欲弇飾車欲侈賈疏謂弇向內侈向外按成二年傳丑父寢于轏中孔疏謂轏與棧音義同引此棧車之注而云然則弇者謂上狹下闊也此以上下言之與賈說異向內向外是車後戶有翕張上下則謂較與邸有闊狹似孔說爲優詳古八之意所以飾車欲侈者蓋謂車容三人甚逼窄稍寬一二寸亦有一二寸地位六尺六寸之輿更不可過但於上下侈弇闊稍得贏數寸焉飾車有革輓不畏折壞則輿下依正度而上稍侈之便于左右用力也棧車無革輓恐折壞上不

可侈則兩較之閒稍弇而下依正度便於車中寢息也
又因侈弇之制益知古人車箱是用犬牙交錯之笴如今人作升斗上下闊狹不等用交笴自固也軹轛亦稍邪迆本不藉其力若恃軹轛之力持板則不可邪植矣制度愈推闡而愈明

革鞔輿有據乎曰有閔二年歸衞夫人魚軒定九年與𪏮無存犀軒夫人用魚皮卿用犀則大夫之軒及凡革車皆用牛革乎

士棧車無飾而庶人乘役車亦如棧車欲弇之制故詩云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國馬之輈深四尺有七寸後鄭以輈深計衡高八尺七寸除

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閒此頸謂馬頸也上句有馬字故不必言馬頸而賈疏以輈頸釋之誤矣假令餘七寸爲衡與輈頸之閒則此七寸爲頸中之曲處當言輈頸去地高八尺七寸不得言衡高八尺七寸輈頸高八尺七寸則衡直厭馬上當不其然先鄭謂轅曲中姑引之在下其實後鄭意不從也夫輈不能憑空而立衡既去馬頸七寸何以不望前輊此別有故蓋言衡頸之閒必以衡頸之心爲距衡有半徑二寸二分以此減七寸餘四寸八分爲衡下去馬頸之數衡下當兩軛處必有鞌以承之鞌之高消去四寸八分而衡不空懸矣鞌之制雖不見經而有其字齊有其地必有其物昭二十五年公羊傳齊侯唁公于野井以鞌爲几鞌可借用爲几

意其下有木架上斂下開以革覆之如今制蓋馬與牛不同牛頸高可負軛引車馬頸不能負衡須以韋覆于前因以革束衡而連之今駕馬車亦必用韋也

嘗疑軛非別有一物如耕牛之曲木也直是於衡上當馬頸處○此下原衍不正得衡云云二十八字今刪缺其木如半月形即是軛玩鄭注兩軛之閒一語可見蓋衡軛上有缺處不正得衡之圍徑故必以兩軛之閒言之然則兩軛厭于韋上實有七寸其七寸直是韋高而左傳之兩軥論語之軏皆指此言其實即是衡非與衡別體也

伏兔半在軸前半在軸後後注言伏兔至軓蓋如式深然則兔之長當一尺四寸有奇軸前約七寸軸後亦如之賈疏有

兎尾上載軫之說未必是又疑兎下有足鉗軸如今制而兎當連於底板易云輿脫輹輹脫則不能駕矣

輈出前軓漸曲而上至衡微鉤而下軓前十尺揉之已定者也揉輈欲其孫而無弧深注云揉輈之倨句如二可也蓋以一丈三尺三寸揉之為十尺也疏并輿下之不揉及軓前揉已定者通計如二未是又前言十分其輈之長雖似言輈身之長然軓前十尺而策半之此以直度虛地而不論其弧曲輈人不為大車之轅而言之者借彼喻此也大車轅本直無撓其轅夾牛轅端爲厭牛領高下相當更不可作撓曲非作車者亦不善為轅致有覆車之患亦不因其登下之難而欲改從撓曲也但借大車之轅難于登下以明馬車之輈宜曲

橈耳疏謂牛者亦須曲橈非是今牛之車皆直輈大車之轅前居三之二故其勢常摯伏其轅者人爲摯轅以助牛登也援其邸者人援車邸使不速下也皆將車者之事輈注則利準二鄭說皆未安注者不深不淺行如水注利準者便利而安耳

進則與馬謀退則與人謀言造輈者當進而與馬謀欲其不疲退而與人謀欲其安逸進退猶云前後非必謂人有退時也下言馬不契需是進與馬謀左不揵御者衣衽不敝是退與人謀

良輈環灂當如先鄭說沂鄂如環弓人冰析灂則審環角環灂皆此義

輈在前者濟之入軓下者可不濟而亦濟其七寸者欲驗輈之和安久而不摩損也

鍾鼎欲其堅不剝蝕故金最多斧斤至削殺矢皆有刃其用之重欲其難缺者金多用之輕欲其不折者金少鑒燧欲明故金錫半

舊謂削爲書刀疑其不然今剞劂者用刀皆直無曲今木工削木用橫刃形曲兩端有柄疑是古之削但不止長尺博寸此長尺博寸記其小者耳

異齊未嘗不可同工鄭注之疑本未確殺矢戈戟皆兵器同工爲宜

刃長寸刃者鏃鋒鋒上漸廣闊一寸不言博而言圍者闊處

有內厚薄不等故以圍言之謂轉一周皆一寸也
今考文戟可刺可鉤而皆有胡自是鉤兵二矛皆刺兵故曰
以子之矛刺子之盾後人謂矛爲鉤兵因詩二矛重喬意其
爲鉤不知喬所以懸英鄭箋謂矛矜室題是也非以喬爲鉤
又或習見定舟之鐵矛有鉤意矛亦是如此而不知其非也
古曰矛後世曰矟又曰槊而今則爲長槍
戈之制直刃爲援上長八寸下接柄處長四寸爲內其一旁
有胡彎如月有刃兩末之間長六寸刃至接援處廣二寸胡
倨句如磬折而豐其上下近本處爲外博益倨與句之邊皆
爲外對刃之彎處爲內也倨句中博處皆爲本對鋭處爲末
也分胡爲二上半倨之外畔爲右爲裏故注云倨之外胡之

裏也下半倒轉亦置本在下則句之外畔在左爲表故注云句之外胡之表也援與内之廣益如戟之廣寸有半而戈胡廣二寸是增半寸增半寸則倨句在外處皆須增使傅故云倨句外博如此則無已倨已句長内短内之病也已倨則句人不入注以啄人言之或未確胡連於援與内之閒本有定度何以有長内短内注以長内爲曲於磬折承已句也短内爲倨於磬折承已倨也因其過曲而胡之下鋒太上則内似長過直而胡之下鋒太下則内似短非眞謂移其上下也記本不及援而注謂内短則援長内長則援短於本文似爲添出長内則折前注謂引之與胡竝鉤恐未確或以胡之上末處爲前蓋鉤之太深用力猛而胡末或折傷也短内而胡頭

太舒鉤人不來是不疾
戈戟皆爲句兵以其有曲胡也而其用不止於鉤人戈有援直刃可椿人其胡之曲折可斬人戟有刺有援直上皆可刺人其胡之曲下耆可鉤人戈胡戟胡其形異戈胡作倨句而外博胡背連于援形如偃月而背廣戟胡中矩橫貫援而曲下形如覆矩戈胡句人卽所以傷人以其句處有刃也戟胡鋒直下而曲中無刃欲生獲其人則鉤之此戈戟之異用也以傳考之獲長狄僑如富父終生摏其喉以戈殺之此用援之直刃摏之也狼瞫取戈以斬囚此用胡之曲刃斬之也子南以戈擊子晳而傷宛何忌剚林雍斷其足亦是以戈胡擊之剚之他若士華免以戈殺國佐長魚矯以戈殺駒伯用援

用胡皆可殺之惟鉤之用未見于傳而記言長內則折前短內則不疾自是言鉤人不便利之病子都拔棘逐殺潁考叔靈輒倒戟禦公徒皆疑用戟之刺與援者也狂狡倒戟出鄭人于井反爲鄭人所獲欒樂乘槐木而覆或以戟句之斷肘而死皆用下胡句人者也戟胡橫直皆三寸其閒甚狹何能句人出于井蓋句其衣若帶是以其人不傷反能禽句者也句欒樂斷肘而死蓋其人本欲生禽之故不用刺與援而用胡以句之句之而胡之下鋒貫肘曳之而肘遂斷也明乎戈戟之用而後可得戈戟之形

中其壂設其後後者人所握之餘注以設爲大於義未安詳文義似以設爲置如矢人設其比之設作壂時卽擬後加大

是爲設其後

首卽鐶鐶卽鐔首廣一寸三分寸之二謂鐶兩畔出于刃之數也加臘廣二寸半其徑四寸一分有奇少儀言澤劒首是劒首周圍用金弄之而澤

衡者甬之上端非別有一物爲衡鄭意甬之上一截爲衡者誤陳祥道云衡横甬上者也非是

帶如人腰之有帶當設于鼓之上舞之下二帶之閒卽鉦閒帶唯二耳若于之上舞之端無所用帶注謂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閒凡四非也衡疑爲衍字若甬衡之閒有介豈帶亦施于甬上乎設鍾乳當是爲鼓舞所俠而注云今時鍾乳俠鼓與舞夫鼓在下舞在上中閒有鉦閒乳如何能俠之下注

云今時鍾或無鉦閒意者此無鉦間之鍾鼓舞間一帶帶之上爲舞一面十八帶之下爲鼓亦一面十八故云㑀鼓與舞乎然而非古制矣詳經文篆閒謂之枚鍾唯兩篆枚設兩篆之閒或縱界爲四一處有九則兩面乃得三十六耳注云一處有九而疏謂一帶有九又失注意乳不設于帶何云一帶有九乎

于上之擁謂之隧按孟子以追蠡豐氏以鍾紐旋蟲釋之本非定訓後人疑之焦竑謂當爲椎擊之椎高子以禹樂用之者多故凡椎擊之處摧殘欲絶有如蠡齧之形此說近之愚謂追卽此所謂隧也以其窐深謂之隧以其椎擊謂之追擊處本若擁弊年久則愈深如蟲齧孟子以城門之軌轍迹深

爲喻正與隧之義合也
注計鉦徑銑閒鼓閒舞廣皆得之其云鉦閒亦當六此鍾口
徑十者其長十六則大誤也以經文詳之十分其銑之徑去
二得八以爲鉦之徑鉦之徑八者爲之銑閒銑閒者
自鉦至銑之長包鼓閒在其中也於八分中去二分以爲之
鼓閒則鼓閒得六其所去之二分卽是鉦閒下文言鉦之長
言鉦閒已藏此句中矣鼓六鉦二加舞廣四是鍾口徑十者
其長十二奈何謂鉦六而長十六乎夫八分去二者得六猶
八分去六者得二此理易知是以經不必別言鉦閒一豈意
後人猶生此誤乎假令鉦六則與經文不協鉦六鼓六是自
鉦至銑閒十二非以其鉦之八爲之銑閒矣又爲十二分去

半以爲之鼓間非八分去二以爲之鼓間矣何鄭氏之明而不能覺此也後人讀書粗疎不能細繹經文以訂鄭氏之失歴代鑄鍾者皆依此注以爲劑量於是鍾體狹而長下文云鍾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典同云高聲碮皆不免有此病而況因此鉦六又生長甬之病乎

漢志云古之神瞽度律均鍾以律計倍半此約略言之謂或倍或半其長大則有加數倍者非謂皆加一倍有半也疏說誤

甬圍衡圍自甬下端漸殺至上端如鉦間六則圍亦太大矣甬之上端爲衡非別有一處居甬之上者名衡也甬當二在上一在下之處猶粗大於此穿孔設旋爲宜注謂旋當甬之

中央與經文背矣假令甬長得六設旋當其半處能無震掉乎

有說卽在此三言中謂其中有理可說也諸家以下文解之不確下文自說不中度之病經云有說而不明言似有難言之意蓋聲律之理精微昔李照作新樂其聲太下太常歌工病之私賂鑄工使減銅齊而聲稍清歌乃協而照卒不能辨此則清濁又由於銅齊可見此理難言

如鄭誤算鉦長而甬因之以長且設旋于甬中央正恐有震掉之病宋仁宗時李照鑄鎛鍾長甬震掉聲不和著作郎劉羲叟謂人曰此與周景王無射鍾無異上將有眩惑之疾嘉祐元年正月帝御大慶殿受朝前一夕殿庭設仗衛旣具而

大雨雪至壓宮架折帝於宮跣而告天遂暴感風眩入以義叟之言爲驗聲音之感人如此雖州鳩與義叟之言皆偶中而長甬之病未必不由鄭注誤之

大鍾十分其鼓閒小鍾十分其鉦閒分明鼓閒鉦閒不同又可見鼓閒大鉦閒小前不言鉦閒者去二分以爲之鼓閒句可知也鄭臆解鉦閒反疑此經之非而欲改鼓外鉦外謬甚鼓外如何是二鉦外如何是一若并二閒而十分之則愈厚矣以二閒爲二分一閒爲一分不成文理

如鄭言鍾口十者其長十六則有小而長聲難息之病典同所謂高聲硍是也宋范鎮雖嘗辨之其自爲說乃謂鼓舞皆六而鉦四則仍是長十六且誤以舞修爲舞廣勢必以舞廣

爲舞徑下口十而上徑四又有侈則柞之病矣夫以簡而該微而顯之經文鄭氏猶不能讀遺誤千餘年辨者復增其誤然則讀古豈易言哉制器豈易言哉

權之然後準之準之然後量之蓋權之者惟知金錫之輕重而不得大小之度亦不能算此鬴當用金錫幾何凡重者體小輕者體大量爲法度之器欲其適重一鈞雖云六分其金而錫居一若先以一鈞之數六一分之則不能通合一鈞矣故必平正之如銅立方一寸其重幾何錫立方一寸其重幾何知其體積與輕重之比例然後可以計金錫而入模範也又案準字古文作水或是先以方器貯水令滿定其重乃入金若錫於水水溢取出金錫再權其水視所減之斤兩與分

寸可得金錫大小之比例後人算金銀之法如此疑古人亦用此法模範先成而金錫體異先權以知輕重準以知大小然後可量金錫之多寡入模範使其成適合一鈞也量非鍾鼎不必拘於六分其金而錫居一鄭世子載堉曰效煎煎畢更煎至不耗乃止也權之準之謂稱準六一之數也量之謂鑄成方寸者數枚驗其分兩同則知不耗矣

鄭世子據管子輕重內篇謂五區爲釜釜乃八斗非六斗四升別有說見律呂闡微

槩而不稅先鄭說無病後鄭答趙商問此官量鎮在市司所以勘諸廛之量器以取平故不稅亦即先鄭之意但謂廛人所稅在肆常用者則謬廛人總布非稅及斗斛銓衡

周禮疑義舉要卷六終

考工記二

犀甲兕甲皆單而不合合甲則一甲有兩甲之革費多工多而價重犀兕非不削革裏肉欲其堅厚不盡削也合甲則削之多惟存其表聾之用竹惟存篾青皮而兩面合之故尤堅久

甲續札爲之節節相續則一札而表裏有兩重不甚堅者續欲密札稍短而多堅則可稍長而少也如第一札之半第二札續之第二札之半第三札續之則第三札之上端當第一札之盡處故一札有兩重養由基蹲甲而射之穿七札葢一札左右疊之凡四重札有八重而鏃穿其七也甲片片而爲

之非若裁衣之易故必先爲人身之形容而後裁制之爲甲甚多其容亦當有大小長短服時以身合之非先擬一人之身而後制甲爲此人服也

上旅下旅此旅即背膂之膂脊骨也故注謂上旅爲要以上下旅爲要以下疏以札衆多爲旅失之甲自要半上下相等故權之而重若一

以其長爲之圍支承權其上旅下旅之後必通計上旅下旅之長蓋甲裳當下蔽脛及跗中人長八尺自肩及跗約六尺五六寸頭約一尺二十有奇見車人半矩謂之宣注又尺跗至地一二寸其餘有六尺五六寸計上旅下旅正合人身之要圍深衣裳計要半下七尺二寸者彼禮服欲寬博以有帶束之甲欲貼身緊束故要圍當殺數寸注圍謂札要廣厚者當人身之腰也甲皆以札爲

之故通謂之札而疏謂量一札之長又以長之中央爲圍失之矣

此言鑽空欲小下云革堅謂孔小則革不裂也是因窓故堅窓亦有線緊密而孔窒深之意

眂其朕欲其直也朕字從目者爲目縫則此朕字謂縫甲之縫也縫欲正直不可斜枉下言制善兼裁與縫言之此與深衣篇負繩及踝以應直可參觀深衣背縫直中繩此縫甲亦欲如是也櫜之而約亦由裁縫之工

注倉頡篇有鞄𤭛甍字從北從宂從瓦甍乳兗反柔革也

卷而摶之欲其無迆也摶字當音團摶者卷作一束也迆邪迆也

眂其著欲其淺也言縫合兩皮相著之處欲淺狹若太深廣則革爲厚邊縫夌起而革不信

凡徑一者不止圍三祖沖之約率徑七圍二十二如鼓面徑四尺則其圍十二尺五寸七分弱以端廣六寸計幾有二十一板以中穹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計之則其圍二十一尺九寸六分亦幾有二十一板蓋造鼓時自有伸縮以求密合記不言板數或用二十板而稍加其六寸與一尺之度或用二十一板而稍減其六寸與一尺之度皆可也先儒習於徑一圍三之說未知有密率耳

厚三寸疑其太厚恐有誤字

鼖鼓雖鼓軍事此鼓甚長大非車中所能容疑元帥車中之

鼓不如此

鼖鼓依密率算之中圍十六尺七寸六分

皐鼓倨句磬折者但如磬之折而不正中矩

山以章鄭說未安王氏云爾雅釋山曰上正章畫山者雖其文之成章而必取其上正之形此說可取

凡畫繢之事後素功先鄭謂白采後布之爲其易漬汙此說與論語繪事後素及記白受采相反豈記文本如鄭說夫子又別發一義與葢素有本質之素有粉白之素本質之素在先而粉白之素則宜後加也

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終葵椎也注謂爲椎於杼上明無所屈非也大圭通體皆直插于帶恐失墜故首作

椎亦即以此明尊諸侯服荼前詘後直有詘則不失墜故無
椎

大璋亦如之諸侯以聘女當用穀圭七寸天子以聘女之下
天子用圭七寸因聘女謙也諸侯用大璋七寸謂上公七寸
亦謙也侯伯當用五寸子男其用璧琮與

宗祝以前馬當如注說馬即校人之貢駒前馬者先行灌而
後殺駒也林氏謂春以先馬而行似王所乘之馬誤矣

案十有二寸節多可疑先鄭謂夫人爲天子夫人義勝後鄭
然天子用物乃有十二王後亦當用九寸九列耳即不然
案十二寸有定亦不當以十二列勞上公記不言后而言夫
人後鄭謂記時同王后於夫人義皆未安夫人實是后不斥言之耳

雕人雖闕而姓有漆雕氏記言丹漆雕幾之美司几筵有雕几彤几漆几蓋凡漆器雕人作之或謂雕漆玉者非也

倨句一矩有半注疏得之後人不通算法多不得其解今詳言之倨猶直也句猶曲也磬須作折旋形然不可正方如矩而失於太句又不可使兩股闊過開而失於太倨故先度一矩爲句一矩爲股句股開之弦比正方之弦稍長得一矩有半以爲作磬之法則得倨句之宜也凡正方形方十者斜弦十四一四有奇此正方矩也今以一矩有半爲弦是爲十有五不止十四一四有奇而兩股稍開也後世作磬不知此率作正方如矩形矣

矢笴有長短三尺其中制假令矢長三尺三分之前一尺後

二尺五分之二在前尺二寸三在後尺八寸七分之三在前尺三寸弱四在後尺七寸強當其處準平之以定鏃之重輕前稍短者鏃重稍長者鏃輕

參分其羽以設其刃則雖有疾風亦弗之能憚矣此刃丼鋌言之設刃即設鋌也參分其羽謂笴後設羽之處得一分羽前至設鋌之處得二分也言羽則比在其中羽與比六寸有奇羽前至鋌一尺二寸有奇共一尺九寸於此處設鋌刃則前刃之重鎮與後羽之輕揚可以相制疾風不能驚憚矣加鋌與刃一尺一寸是三尺也此刃兼鋌非指鏃端之鋒注誤解參分其羽爲二寸則是三分爲刃長非參分其羽以設其刃矣且刃長寸此及冶氏兩言之謂此處脫二字既未安而

刃長二寸鋌十之又有鋌二十寸之嫌文意尤不協今詳之乃是以設羽之處爲三分之一其餘有三分之二也

髻墾薜暴髻字從先鄭讀爲刮義從疏欲邪不正墾爲頓傷薜爲破裂後鄭訓精當暴訓墳起不堅致但言墳起不必言不堅致可也此等皆以字之聲音意想可知後人泥字之形義訓釋者非也

五蟲本以無羽毛鱗介者爲蠃而獸皆爲毛蟲此以虎豹之屬別於脂膏者爲蠃所指各異鄭因此文遂以虎豹之屬釋大司徒與月令之蠃誤矣

凡蠃羽蟲背刻於植虡上曰任重曰任輕曰加任焉假設言之耳非眞以全架任之於其背也說者泥任字謂凡虡所刻

物皆於其下載之繪圖者遂作禽獸負筍虡之形殊可笑夫以禽鳥而加磬架於其背有悲鳴而死耳古人制器不當如是之拙

觚爲觶豆爲斗當如舊說劉氏謂獻一升酬以三升通計四升四升爲豆非也若論獻酬之正禮賓止得一獻而酬酒不舉何有四升如以主人言之受酢一爵酬賓一觶得四升矣而又不得爲獻或謂始而主獻次而賓酬三而主酬故稱三酬強解一獻三酬亦未思賓之酬酒不舉也不知記文本通前後大槩言之謂得一獻三酬則一斗耳非必謂獻酬正禮也酬酒不舉而後有旅酬無算爵皆用觶行酬則宜有三酬矣且古之量甚小古一升當今一合五勺有奇一斗當今一

升五合有奇食肉飲酒如此正是中人之食若四升僅如今之六合一勺耳中人之食豈止此

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注讀春爲蠢文義未安從王氏諸侯春貢士之說可也

此經三侯分明有大射賓射燕射記曰天子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是燕亦爲射而燕不可謂五采之侯亦是燕而無賓射

祭侯祝辭向亦疑之以侯象諸侯而射之且明言射侯之意不動諸侯之怒乎後思之不然射本是武事因而文之以禮樂耳若使諸侯皆屬于王所天下安寧櫜弓束矢安用射所以用射正爲諸侯有不順服者耳故以大司馬九伐之意寓

之於射侯正先王奮武詰戎之意作射義者未見此記乃謂射中得爲諸侯不中則否其說迂遠後人又欲曲避諸侯之義謂侯字古文本作矦象矢集于布之形然則曷不幷其侯之名而易之乎

人衆地阻則勢不便人勞飢罷則力不勝故兵不宜長注未該

注句兵戈戟屬刺兵矛屬後人反之非也戈戟雖可刺而有胡主于句

橫而搖之當是手執其中以搖之疏謂橫置膝上以一手執一頭以搖之未確

水地以縣注云於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不知若何

而望有謂四面注水於地以審其高下此於經文水地似協矣又云於四角立四柱以繩懸之以審其邪正不知何故又必立四柱也今工人作室既成有平水之法各柱任意量定若干尺晝墨四面依墨用横線線下以竹承水縣直物於線進退量之如柱平則直物至水皆均如不均則知柱有高下而更定之意古人四角立植而縣以水望其高下亦是用此法

此謂測景之地須先平之葢地不平則景有差故下注云於所平之地中央樹八尺之臬非謂通國城之地皆須平也疏云欲置國城先當以水平地知地之高下然後平高就下誤矣國城隨地勢皆可居民何用平

古人樹臬用八尺何也葢測景之臬不可過短過短則分寸太密而難分過長則取景虛淡而難審八尺與人齊如是爲宜八尺雖無正文而土中之地夏至景尺有五寸以知用八尺臬也後世郭守敬測景用四丈之表表上作横梁下用銅皮鑽小竅於小竅中取横梁之景謂之景符此後人之巧法然四丈表亦不易作也疏引考靈曜謂從上向下八萬里故以八尺爲法此漢人之妄說天去地豈止八萬里哉

爲規者以樹槷之處爲心而畫墨於地爲圓形視朝景端之當規者識之又視夕景端之當規者識之作一横線於規心亦作一横線與之平行則東西之位正矣折半作直線則南北之位正矣後世郭守敬作正方案多爲之規樹短表於案

心多為之墨亦倣此意而變通之日景近一分時朝夕有微差當二至時朝夕均方位尤審

市朝一夫或疑其過狹然云朝者指其外朝當王宮之中者言之方百步亦不為狹其兩旁當左祖右社固有餘地也大約王宮方三百步外朝之兩旁亦當各百步後市亦然此外為民居

世室重屋明堂經文有詳有略固有互相備之意然鄭謂三者或舉宗廟或舉路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同制則未必然周路寢之制略見顧命有堂有序有夾有房何嘗有五室有兩階有二垂有側階何嘗有九階盍宗廟路寢宜同制而明堂則否也明堂者朝諸侯聽朔祀上帝配文王之堂東

西南北有四門堂上中央與四隅有五室東西階之間有中階而東西北堂皆有兩階爲九階皆與寢廟不同也此當合匠人及月令明堂位并朱子之明堂圖參考之乃知其制蓋月令者明堂聽朔之制也南爲明堂北爲元堂東爲靑陽西爲總章雖未知果周制秦制而四面有堂可知矣四隅雖各有左右个而朱子謂靑陽之右个乃明堂之左个明堂之右个乃總章之左个總章之右个乃元堂之左个元堂之右个乃靑陽之左个隨其時之方位開門則八个實四个并中央之大廟太室正合此經之五室矣五室并四堂爲九大戴禮所謂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鄭氏以爲法龜文朱子所謂古人制事多用井田遺意者此也大戴又謂有九室十二堂則

然矣當四方之中者可謂之堂不可謂之室旣爲九室又安得復有十二堂乎以此經九筵七筵計之東西九筵以爲廣南北七筵以爲脩脩凡室皆方二筵則南北之堂各有廣五筵脩二筵半之地東西之堂各有廣三筵脩二筵之地也而中室之左右猶各有南北二筵東西一筵半之地葢以爲左右房宗祀文王陳籩豆不可無房故太室旁宜有房而此經略之也大戴謂四戸八牖凡三十六戸七十二牖疑未必然四隅之室不必開四戸葢室在堂廉兩邊未必有牖也四門中階之制見明堂位門有堂室見此經疑惟南門有之又疑南門外有朝大戴所謂待朝在南宮揖朝出其南門揖朝者王揖見羣臣之朝葢視朔時先於南門外朝羣臣然後至明堂

隨月居之以布政令布訖即反堂室迫狹羣臣在堂下亦可無嫌也

井田之制不能畫方如棋局今欲以數言總其大槩亦各隨其文勢以立言非可按圖而索驥也注於遂人匠人有異制誠啓後人之疑愚於遂人已言九夫爲井以方言十夫有溝以長言皆通爲一法矣畎遂之水通於溝溝通於洫洫通於澮澮通於川此遂人匠人所同也其多少遠近則各因其地勢

梢溝三十里而廣倍後鄭謂不墾地之溝先鄭謂水漱齧之溝陳氏謂溝末皆非也梢與輪人揹其藪之揹同除也謂掘地爲溝也下流納水多故三十里宜倍於上流之廣其廣當

以漸而增也

大防外綱注謂又薄其上厚其下或謂非更殺其上乃益厚其下皆與經文不協愚謂大防宜殺其外不殺其內也外必殺者使下厚而土不傾內不殺者所以當水之衝也然則兩邊皆殺者非大防也

里爲式舊讀里爲已非也以一日之功築鑿幾何又以一里之地計幾何曰幾何人力則可依附此而計用幾何衆力也

庛字先鄭謂耜下岐後鄭謂耒下前曲接耜疑先鄭近之庛即耜也如耒之下復作一折而後接耜似爲贅耒巳六尺加金約一尺通七尺長不啻及肩則舉手高而不便于用力以庛即金并耒弦内只六尺則便于推而量步不必脫金亦便

于量也匠人言耜廣五寸此言庇長一尺互相備庇雖作于金工而車人并言之猶之矢人亦言刃鋌也庇與耜音同字異經與記一字兩形者多矣

或謂耒之用高舉而入向内而發而人身作抱勢便於起土非也耜之入土也不必高舉惟用力推之其發土也句曲者向外非向内也詢之行中州者謂親見耕地之法以足助手跳耜入土乃接其柄向外挑撥每一發則人却行而後也耦耕用兩人發土

直庇句庇謂作耜有直有句也倨句磬折不甚直亦不甚句

大車之輪必出于箱外其閒又須有空處容輪轉徹廣安能與為長同數後文徹廣六尺當是八尺之誤以徹廣計置輻

宜皆如馬車之法參分其轂長二在外一在内以此計之大車箱下無轂柏車箱下有轂軸上不必伏兔卽以兩轅庋起此三等之車大約因任有重輕牛有高下視牛之高下以爲輪之崇卑非必因行澤而高其輪也

綆寸者輪大則輪之向外算者自當稍寬

牝服言其虛而能負載物卽箱之異名耳作之亦當用雌雄交筍牝服不言廣略之也牝服惟柏車方大車羊車皆長方

陳氏謂車人之箱方而不廣者未確

較卽牝服上之四周木故注以較言之馬車有式爲重較此爲平較

牛車轅長者牝服之後猶有轅轅尾亦可載物今車亦如此

以上下文可推知其長短大車尾轅四尺羊車五尺五寸柏車二尺皆以轅長三之一減牝服之半計之其前轅出牝服之外者大車一丈四尺柏車九尺羊車八尺五寸牛車即以轅當伏兔鑿其鉤謂轅當軸處鑿半月形以銜軸軸上亦稍鑿之令其相鉤著不脫

牛在車旁牽者以曲木爲軛在轅內則以轅端之橫木爲軛故注云鬲轅端厭牛領者鬲卽論語之輗彼注轅端橫木縛軛以駕牛非是今之牛車在轅內者無軛可驗

射深之力在幹亦在筋後言九和之弓角不勝幹幹不勝筋則筋力在角幹之上故篇末云覆之而筋至謂之深弓

射遠者用埶詳諸埶字是以物形自曲者爲埶

居幹未知若何而居有讀鋸字者亦未安留栗古語難曉以
意想之木之文理不邪迆也發謂發弓辟戾今人謂之弓翻
老牛之角紾而昔紾似與直對謂辟戾不直也昔似與澤對
謂若陳久之色不鮮潤也昔有久意如昔酒是也
冬析幹當兼伐木言之伐木宜於冬時謂其津液下流體質
堅實一立春則津液上行其材濡耎且易生蠹易者言其易
治無濡耎生蠹諸病
春液角疑是以火炙角出其液
秋合三材舊謂膠漆絲詳文勢三材謂幹角筋合者以膠絲
合之也漆則在後故下云冰析濁
冰析濁注說可疑大寒中下於檠中復內之似與析濁無涉

析灂難曉下言冰析灂則審環環者漆之沂鄂見輔人先鄭說似欲於大寒時施漆漆乾而灂文有定也後言合灂若背手文合灂似對析灂而言疑析灂者分析之表裏而漆之又或兼分析諸弓之意有無灂者有灂而深者有灂而疏者有惟漆筋而竟無灂者皆須分別用之也

前言筋欲敝之敝謂槌擊欲極熟夏治筋則不煩盡欲乘暑月蒸溽時治之可不煩勞而敝也

木不能無目而目又不可盡去盡去則有缺陷非他物所能填補故遇目處徐徐斲之令其平正無暴起摩筋之病而止而其餘目仍欲留之使無缺陷填補之病也假令以膠填補弓有張弛則陷中之膠恐有變動矣斲目必荼似有此意

故角三液而幹再液文承斲目不荼而筋𦟛恒由此作之後意主於幹再液盖欲液之使濡而目易斲也

厚其液而節其帤厚其液即上文幹再液也再液幹已濡耎矣猶必節其帤不厚不薄乃無太堅太需之病也

斲摯必中摯之言致也又輈人大車之轅摯摯有下之意近幹近柎處細從柎至簫漸下故謂之摯與中與均皆謂無厚薄不勻也

凡居角長者以次需此需字與上同義謂角之柔耎者也角長者居淵中長不能達簫則以他角之近末而柔者續之此句爲下張本下恆角而短是當長而短也恆角而達是當短反長而當耎處反堅也

角須先以長者置於淵中令中堅當畏弓乃有力而放矢疾今竟角而短則末之柔者當畏而弓弱矣

弓不能以一角達末須以短續長令角末之柔者當弓之末今恆角而達接續之角過長而近末處猶當其堅則弓亦不利如常縛於鞦中甚言其放矢之不疾也注乃謂送矢太疾與終紲之喻相反矣

恆角而短與恆角而達二事相因由其淵中之角短故接續之角不得長短長失所當堅處反柔當柔處反堅其送矢不疾之病則一故此節與上節詳略互見而下節再申恆角而達則恆角而短之病亦在其中

以夌解中有變對挺臂中有柎葢一句言簫一句言柎此言

弓幹上本有簫以爲放矢之疾有柎以爲引弓之剽然而居角不善弓雖勁猶不利也

引筋疑謂纏筋于幹須引之急乃無寬弛之病太甚傷力則筋恐絶也

下柎之弓節似謂末柎糊二處相連而動未知其所以然不敢强解

量其力有三均鄭注不誤賈疏失之注言以繩試弓之法每加物一石則張一尺本已成之弓先言幹勝一石加角勝二石被筋勝三石此推三均之由謂其由此三者之力耳非謂弓未成而迭試之也疏謂初空幹時稱物一石則失之矣被筋必先於加角安能使角先于筋

爲天子之弓云云此言尊卑制度如此至用弓時自有變通下文所言則變通之法也亦猶大射侯道有九十弓七十弓五十弓以此辨尊卑至射時臣各射其侯而君則三侯皆可射也

危弓安弓疏說非是下文言弓安矢安而莫能速中且不深是弓弱也乃以强者爲安弱者爲危何耶當是剽疾者爲危柔緩者爲安然則三等之弓皆有危安與

周禮疑義舉要卷七終

儀禮釋宮

儀禮釋宮一卷宋李如圭撰如圭既為儀禮集釋又為是書以考論古人宮室之制仿爾雅釋宮條分臚序各引經記註疏參考證明如據顧命東西序東西夾東西房之文證寢廟之制異於明堂而不用鄭志成王時在鎬京宮室因文武不改作故制同諸侯之說按鄭志此條見顧命孔疏又如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雖仍舊註而據聘禮賓館於大夫士證其亦有右房據鄉飲酒及少牢饋食證大夫士亦有左房東房之稱與天子諸侯言左對右言東對西者同其辨析詳明深得經意發先儒之所未發大抵類此非以空言說禮者所能也考朱子大全集亦

載其文與此大畧相同惟無序引宋中興藝文志稱朱子嘗與之較定禮書疑朱子固嘗錄如圭是篇而集朱子之文者遂疑爲朱子所撰取以入集猶蘇軾書劉禹錫語題姜秀才課册遂誤編入軾集耳觀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於鄉飲酒薦出自左房聘禮負右房皆但存賈疏與是篇所言不同是亦不出朱子之一證矣古者宮室皆有定制歷代屢更漸非其舊如序楹楣阿箱夾牖戸當榮當碑之屬讀儀禮者倘不能備知其處則於陳設之地進退之位俱不能知甚或以後世之規模臆測先王之度數殊失其眞是篇之作誠治儀禮者之圭臬也宋陳汶嘗序集釋刻之桂林郡學舍兼刻是篇今刻

本不傳惟永樂大典內全錄其文別爲一卷題云李如圭儀禮釋宮蓋其所據猶爲宋本今據以錄出仍與集釋相輔其閒字句與朱子本稍有異同似彼爲初藁此爲定本今悉從永樂大典所載以存如圭之舊焉

儀禮釋宮

四庫全書原本

宋李如圭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周之禮文盛矣今僅見于儀禮然去古既遠禮經殘闕讀禮者苟不先明乎宮室之制則無以攷其登降之節進退之序雖欲追想其盛而以其身揖讓周旋乎其間且不可得況欲求其義乎于是本之于經稽之于注釋取宮室名制之可攷者彙而次之曰釋宮

宮室之名制不盡見于經其可攷者宮必南鄉廟在寢東寢廟皆有堂有門其外有大門（案朱子大全集廟在寢東下無寢廟二字）周禮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宮南鄉而廟居左則廟在寢東也寢廟之大門一曰外門其北蓋直寢故士喪禮

注以寢門爲內門中門凡旣入外門其向廟也皆曲而東行又曲而北按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賓入每曲揖至于廟門(案)儀禮廟皆作庿下同 注曰入外門將東曲揖直廟將北曲又揖是也　又按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每門每曲揖及廟門賈氏曰諸侯五廟太祖之廟居中二昭居東二穆居西每廟之前兩旁有隔牆牆皆有閤門諸侯受聘于太祖廟太祖廟以西隔牆有三入大門東行至太祖廟凡經三閤門故曰每門也大夫三廟其牆與門亦然故賓問卿大夫迎賓入亦每門每曲揖乃及廟門其說當攷大夫士之門惟外門內門而已諸侯則三天子則五庠序則惟有一門鄉飲酒射禮主人迎賓于門外入內卽三揖

至階是也

堂之屋南北五架中脊之架曰棟次棟之架曰楣

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庪賈氏曰中脊爲棟棟南兩架北亦兩架（案朱子大全集無棟南以下八字）棟前一架爲楣楣前接簷爲庪今見于經者惟棟與楣而已　棟一名阿按士昏禮賓升當阿致命注曰阿棟也又曰入堂深示親親賈氏曰凡賓升皆當楣此深入當棟故云入堂深也　又按聘禮諸侯受聘于廟賓升亦當楣賈氏曰凡堂皆五架則五架之屋通乎上下而其廣狹隆殺則異耳

後楣以北爲室與房

後楣之下以南為堂以北為室與房房東而室西相連為之按少牢饋食禮主人室中獻祝祝拜于席上坐受注曰室中迫狹賈氏曰棟南兩架北亦兩架于棟北楣下為室南壁而開戶以楣後兩架之間為室故云迫狹也昏禮賓當阿致命鄭云入堂深明不入室是棟北乃有室也惟州序之制則無室按鄉射禮記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注曰序無室可以深也又禮席賓南面注曰不言于戶牖之間者此射于序賈氏曰無室則無戶牖故也此序之異于餘宮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此句）釋宮曰無室曰榭榭即序也

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而已

聘禮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聘升受負右房而立大射儀

薦脯醢由左房是人君之房有左右也公食大夫禮記筵出自東房注曰天子諸侯左右房賈氏曰言左對右言東對西大夫士惟東房西室故直云房而已然按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也賓亦退負右房則大夫士亦有右房矣又鄉飲酒禮記薦出自左房少牢饋食禮主婦薦自東房亦有左房東房之稱當攷案賈氏以言左對右言東對西爲人君有左右房之證李氏援聘禮之右房鄉飲禮記之左房少牢饋食之東房疑大夫士亦有右房亦自左房東房之稱實足以訂正舊說之誤又鄉射記籩豆出自東房特牲饋食禮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有司徹宰夫自東房薦脯醢是大夫士言東對西者固不一賈公彥以聘禮賓館爲正客館非大夫之廟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引其說拼之曰下文公館賓賓辟康成注凡君有事于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賈疏云以其卿館于大夫之廟已不能損前說之非且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皆廟也無別所爲館舍惟侯氏覲

天子賜以舍非廟聘禮安得與之同聘禮一篇自卿致館賓即館後有司入陳注云入賓所館之廟指入及廟門注云舍于大夫廟卿館于大夫大夫注云館者必于廟不得從公彥曲說江永鄉黨圖考曰人子至士堂房室之制有廣狹隆殺堂後爲房室左右房以夾室使室居中其制度當同如大夫士東房西室恐不成制度堂上設席行禮當戶牖之間賓席不得當東西之中偏于西北一隅非所以尊賓大夫儐尸尸席不當堂之中亦非所以尊尸皆因鄉飲酒義言設尊賓主共之及拘于四面之坐以辭害意故先儒有此說耳

室中西南隅謂之奧

邢昺曰室戶不當中而近東西南隅最爲深隱故謂之奧而祭祀及尊者常處焉

東南隅謂之窔

郭氏曰窔亦隱闇

東北隅謂之宧

郭氏曰宧見禮（案爾雅云室東北隅謂之宧此云宧見禮有誤）

西北隅謂之屋漏

詩所謂尚不愧于屋漏是也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案此下朱子大全集有孫炎曰當室日光所漏入也十一字）鄭謂當室之白西北隅得戶明者經止曰西北隅

室南其戶戶東而牖西

說文曰戶半門也牖穿壁以木爲交窻也月令正義曰古者窩居開其上取明雨因霤之是以後人名室爲中霤開牖者象中霤之取明也　牖一名鄉其扇在內按士虞禮祝闔牖戶如食閒啟戶啟牖鄉注曰牖先闔後啟扇在內也鄉牖一名是也

戶牖之間謂之依（案爾雅作扆古通用）

郭氏曰牕東戶西也覲禮斧依亦以設之于此而得依名

士昏禮注曰戶西者尊處以尊者及賓客位于此故又曰客位

戶東曰房戶之間

士冠禮注曰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房以別之　大夫士房戶之間于堂爲東西之中當兩楹間按詩正義曰鄉飲酒義云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之由無西房故以房與室戶之間爲中也又鄉飲酒禮席賓于戶牖間而義曰坐賓于西北則大夫士之戶牖間在西而房戶間

爲正中明矣人君之制經無明證按釋宮曰兩階閒謂之鄉郭氏曰人君南鄉當階閒則人君之室正中其西爲右房而戶牖閒設依處正中矣月令正義曰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蓋謂人君制也案朱子大全集無月令以下二十九字又按詩斯干曰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箋曰天子之寢左右房異於一房者之室戶也正義曰大夫惟有一東房故室戶偏東與房相近天子諸侯既有右房則室當在其中其戶正中比一房者之室戶爲西當攷案江永鄉黨圖攷曰大夫士之制亦當有左右房鄉飲酒禮亦如其制設尊於房戶之閒而賓席在尊西主人在阼階上爲近東卽是賓主共之不必謂在東西之中然後爲共也主人在阼介在西階上爲東西僎在尊東爲東北賓在戶牖閒以阼階上視之卽爲西北不必謂在西北隅然後爲西北也其設賓席宜在中南鄉衆賓席以次遞而西僎者鄉上之卿大夫來

觀禮有無不定本無四面之坐象四時之說僞無觀禮之僎豈四方缺一方四時缺一時乎作義者以臆說禮泥其文遂有大夫士東房西室之說斯干詩西南其戶謂或西其戶或南其戶猶南東其畝或南其畝或東其畝也蓋此詩言作燕寢其制度不必與正寢同大夫士雖有東西房而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在東房故但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

房戶之西曰房外

士昏禮記母南面于房外女出于母左士冠禮尊于房戶之間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注曰謂尊東也是房戶之西得房外之名也　房戶之東其南當阼階見賈氏釋士冠禮案此條朱子大全集作房之戶于房南壁亦當近東　士昏禮注曰北堂在房中半以北南北直室東隅東西直房戶與隅間隅間者蓋房東西之中兩隅間也房中之東其南為夾洗直房戶而在房東西之中則房戶在房南壁之東偏可見矣凡八十四字其語蒙溷不可通槩言房南壁之東偏幾疑在序外直夾矣若云房戶在序內之

壁近東偏則可耳

房中半以北曰北堂有北階

士昏禮記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注曰北堂房中半以北賈氏曰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故得北堂之名按特牲饋食禮記尊兩壺于房中西墉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北上宗婦在內賓之北案朱子大全集訛作內賓在宗婦之北乃云北堂又婦洗在北堂而直室東隅是房中半以北爲北堂也　婦洗在北堂而士虞禮主婦洗足爵于房中則北堂亦通名房中矣　大射儀工人士與梓人升下自北階注曰位在北堂下則北階者北堂之階也

堂之上東西有楹

楹柱也古之築室者以垣墉爲基而屋其上惟堂上有兩楹而已楹之設蓋于前楣之下按鄉射禮曰射自楹間注曰謂射于序也又曰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物者畫地爲物射時所立處也堂謂序之堂也又曰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物北面揖豫卽序也鉤楹繞楹也物當棟而升射者必鉤楹內乃北面就物則棟在楹之內矣物當楣而升射者由楹外北面就物又鄭氏以爲物在楹間則楹在楣之下也　又按釋宮曰梁上楹謂之梲梲侏儒柱也梁楣也（案爾雅杗廇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梲又曰楣謂之梁杗廇乃左右縱者楣乃前後橫者雖同有梁之名而縱橫異侏儒柱在杗廇上以承棟不得在楣此引爾雅釋宮失其實）侏儒柱在梁之上則楹在楣之下又可知矣

堂東西之中曰兩楹閒

公食大夫禮致豆實陳于楹外簠簋陳于楹內兩楹閒言楹內外矣又言兩楹閒知凡言兩楹閒者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

南北之中曰中堂

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注曰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賈氏曰後楣以南爲堂堂凡四架前楣與棟之閒爲堂南北之中公當楣拜訖更前北侵半架受玉故曰入堂深也按東楹之閒侵近東楹非堂東西之中而曰中堂則中堂爲南北之中明矣　又按士喪禮注曰中以南謂之堂賈氏曰堂上行事非專一所若近戶即言戶

東戸西近房卽言房外之東房外之西近楹卽言東楹西楹近序卽言東序西序近階卽言東階西階其堂半以南無所繼屬者卽以堂言之祝淅米于堂是也

堂之東西牆謂之序

郭氏曰所以序別內外

序之外爲夾室

公食大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注曰東于堂賈氏曰序以西爲正堂序東有夾室今立于堂下當東夾是東于堂也

又按公食禮宰東夾北西面賈氏曰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相當特牲饋食禮豆籩鉶在東房注曰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室中之西與右房之

制無明文東夾之北爲房中則西夾之北蓋通爲室中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

夾室之前曰廂（案儀禮作箱古通用）亦曰東堂西堂覲禮記注曰東廂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特牲饋食禮注曰東堂西堂東西夾之前近南耳賈氏曰西堂卽西廂也釋宮曰室有東西廂曰廟郭氏曰夾室前堂是東廂亦曰東堂西廂亦曰西堂也　釋宮又曰無東西廂有室曰寢按書顧命路寢有西夾士喪禮死于適寢主人降襲經于序東注曰序東東夾前則正寢亦有夾與廂矣釋宮所謂無東西廂者或者謂廟之寢也與　凡無夾室者則序以外通謂之東堂西堂按鄉射禮射于庠序而主人之弓

矢在東序東大射儀射于射宮而君之弓矢適東堂大射之東堂卽鄉射之東序東以其無夾與廂故東序東直謂之東堂也　此東西堂堂各有階按雜記夫人奔喪升自側階注曰側階旁階奔喪曰婦人奔喪升自東階注曰東階東面階也賈氏釋燕禮曰東面階西面階婦人之升東面階者蓋東堂之階其西堂則有西面階也

東堂下西堂下曰堂東堂西

大射儀賓之弓矢止于西堂下其將射也賓降取弓矢于堂西堂西卽西堂下也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則自西壁以東皆謂之西堂下矣

又按大射儀執冪者升自西階注曰羞膳者從而東由堂

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則東堂下可以達北堂也

堂角有坫

士冠禮注曰坫在堂角賈氏釋士喪禮曰堂隅有坫以土爲之（案江永鄉黨圖考曰堂之四隅即爲坫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或謂堂隅爲坫也

堂之側邊曰堂廉

按鄉飲酒禮設席于堂廉注曰側邊曰廉喪大記正義曰堂廉堂基南畔廉稜之上也又按鄉射禮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注曰上堂西廉則堂之四周皆有廉也

升堂兩階其東階曰阼階

士冠禮注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也　每階有

東西兩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當內廉此則西階之東廉以其近堂之中故曰內廉也　士之階三等按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注曰下至地賈氏曰匠人云天子之堂九尺賈馬以爲階九等諸侯堂宜七尺階七等大夫宜五尺階五等士宜三尺故階三等也　兩階各在楹之外而近序按鄉射禮升階者升自西階繞楹而東燕禮媵爵者二人升自西階序進東楹之西酌散交于楹北注曰楹北西楹之北則西階在西楹之西矣士冠禮冠于東序之筵而記曰冠于阼喪禮攢置于西序而檀弓曰周人殯于西階之上故知階近序也

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

聘禮注曰宮必有碑所以識日景知陰陽也賈氏釋士昏禮曰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按聘禮歸饔餼醯醢夾碑米設于中庭注曰庭實固當中庭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列當醯醢南列米在醯醢南而當庭南北之中則三分庭一在北設碑可見矣　聘禮注又曰設碑近如堂深堂深謂從堂廉北至房室之壁也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碑如堂深則庭蓋三堂之深也　又按鄉射之侯去堂三十丈大射之侯去堂五十四丈則庭之深可見而君大夫宮室隆殺之度亦從可推矣

堂塗謂之陳

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霤按凡入

門之後皆三揖至階昏禮注曰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既曲北面揖當碑揖賈氏曰至內霤將曲者至門內霤主人將東賓將西賓主相背時也既曲北面者賓主各至堂塗北行向堂時也至內霤而東西行趨堂塗則堂塗接于霤矣既至堂塗北面至階而不復有曲則堂塗直階矣　又按聘禮饔鼎設于西階前陪鼎當內廉注曰當階內廉辟堂塗也西階之東廉爲內廉陪鼎在饔鼎之後設之當西階內廉以辟堂塗（案朱子大全集無當階內廉四字及西階之東以下二十六字）則堂塗在階廉之內矣（案此句有訛外既云當西階內廉以辟堂塗則堂塗正直階當云則階內廉在堂塗之內矣朱子大全集與此同誤）鄉飲酒禮注三揖又曰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陳即堂塗也

中間屋爲門門之中有闑（案中間屋之間朱子大全集誤刻門）

士冠禮曰席于門中闑西閾外注曰闑橛也玉藻正義曰闑門之中央所豎短木也釋宮曰樴在地者謂之臬郭氏曰即門橛也然則闑者門中所豎短木在地者也其東曰闑東其西曰闑西

門限謂之閾

釋宮曰柣謂之閾郭氏曰閾門限邢昺曰謂門下橫木爲内外之限也　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闑之間則謂之中門見禮記

闔謂之扉

邢昺曰闔門扇也其東扉曰左扉　門之廣狹按士昏禮

曰納徵儷皮記曰執皮左首隨入注曰爲門中阨狹賈氏曰皮皆橫執之門中阨狹故隨入也匠人云廟門容大扃七个大扃牛鼎之扃長三尺七个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降殺甚小故云阨狹也推此則自士以上宮室之制雖同而其廣狹則異矣

夾門之堂謂之塾

釋宮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按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室南鄉又按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堂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　又按月令祀竈注曰席于門之奧正義曰

神位在西席于門外西室之奥也門外之室有奥則門室之制蓋亦如堂之室矣㮣朱子大全集無此四十七字　凡門之內兩塾之間謂之宁按聘禮賓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及廟門大夫揖入擯者請命賓入三揖竝行注曰大夫揖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于宁也凡至門內霤爲三揖之始上言揖入下言三揖竝行則俟于霤南門內兩塾間可知矣李巡曰宁正門內兩塾間義與鄭同謂之宁者以人君門外有正朝視朝則于此宁立故耳　周人門與堂脩廣之數不著于經按匠人云夏后氏世室堂脩二七廣四脩一堂脩謂堂南北之深其廣則益以四分脩之一也門堂三之二室三之一者門堂通謂門與塾其廣與脩取數于堂得其三

之二室三之一者兩室與門各居一分也此夏后氏之制周人門堂之制蓋亦如此云

門之內外東方曰門東西方曰門西

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士冠禮注又曰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是也闑東曰闑右亦自入者言之也　天子諸侯門外之制其見于經者天子有屏諸侯有朝按覲禮侯氏入門右告聽事出自屏南適門西注曰天子外屏屏釋宮曰屏謂之樹郭

氏曰小牆當門中曲禮正義曰天子外屏屏在路門之外諸侯內屏屏在路門之內此侯氏出門而隱于屏則天子外屏明矣釋宮又曰門屏之間謂之宁謂宁在門之內屏之外此屏據諸侯內屏而言也案原本脫之間至此屏凡十六字據朱子大全集補

諸侯路寢門外則有正朝大門外則有外朝按聘禮夕幣于寢門外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注曰寢門外朝也入告入路門而告賈氏曰此路門外正朝之處也是正朝在寢門外也聘禮又曰賓死介復命柩止于門外若介死惟上介造于朝注曰門外大門外也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又賓拜饔餼于朝注曰拜于大門外賈氏曰大門外諸侯之外朝也賓拜于朝無入門之文則諸侯外朝

在大門外明矣是外朝在大門外也諸侯三朝其燕朝在寢燕禮是也正朝與外朝之制度不見于經蓋不可得而攷矣

寢之後有下室

士喪禮記士處適寢又曰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注曰如今之內堂正寢聽朝事賈氏曰下室燕寢也然則士之下室于天子諸侯則爲小寢也春秋傳曰子太叔之廟在道南其寢在廟北其寢廟之寢也廟寢在廟之北則下室在適寢之後可知矣　又按喪服傳曰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內則曰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賈氏釋士昏禮曰異宮者別有寢若不命之士父子

雖大院同居其中亦隔別各有門戶則宮之中又有異宮也

自門以北皆周以牆

聘禮釋幣于行注曰喪禮有毀宗躐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檀弓正義曰毀宗躐行毀西邊牆以出柩也士喪禮爲垼于西牆下注曰西牆中庭之西特牲饋食禮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記曰饎爨在西壁注曰堂之西牆下按門之西有牆則牆屬于門矣西牆在中庭之西則牆周乎庭矣西壁在西堂下則牆周乎堂矣　牆者墉壁之總名室中謂之墉昏禮尊于室中北墉下是也房與夾亦謂之墉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墉下聘禮西夾六豆

設于西墉下是也堂上謂之序室房與夾謂之墉堂下謂之壁謂之牆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耳　堂下之壁闈門在焉按士冠禮冠者降適東壁見于母注曰適東壁者出闈門也時母在闈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闈門士虞禮賓出主人送主婦亦拜賓注曰女賓也不言出不言送拜之于闈門之內闈門如今之東西掖門釋宮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郭氏曰謂相通小門也是正門之外又有闈門而在旁壁也

人君之堂屋為四注大夫士則南北兩下而已

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曰人君為殿屋也按

攷工記殷人四阿重屋注曰四阿若今之四注屋殷人始爲四注屋則夏后氏之屋南北兩下而已周制天子諸侯得爲殿屋四注卿大夫以下但爲夏屋兩下四注則南北東西皆有霤兩下則惟南北有霤東西有榮是以燕禮言東霤而大夫士禮則言東榮也霤者說文曰屋水流也徐鍇曰屋檐滴處榮者說文曰屋梠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梠齊謂之檐楚謂之梠郭璞注上林賦曰南榮屋南檐也義與說文同然則檐之東西兩頭起者曰榮謂之榮者爲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檐角之軒張如翬斯飛耳士喪禮升自前東榮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屋有四榮也　門之屋雖人君亦兩下爲之燕禮之門內霤則門屋之北霤

也　凡屋之檐亦謂之宇按士喪禮爲銘置于宇西階上注曰宇梠也說文曰宇屋邊也釋宮曰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邢昺曰屋檐一名樀一名梠又名宇皆屋之四垂也宇西階上者西階之上上當宇也階之上當宇則堂廉與坫亦當宇矣特牲饋食主婦視饎爨于西堂下注曰南齊于坫其記又注曰南北直屋梠是也階上當宇故階當霤鄉射禮記磬階閒縮霤是也縮從也霤以東西爲從故曰縮霤此霤謂堂之南霤也

此其著于經而可攷者也

禮經雖亡缺然于覲見天子之禮于燕射聘食見諸侯之禮餘篇見大夫士之禮宮室之名制不見其有異特其廣

狹隘殺不可攷耳按書顧命成王崩于路寢其陳位也有設斧依牖間南鄉則戸牖間也西序東嚮東序西嚮則東西序也西夾南嚮則夾室也東房西房則左右房也賓階面阼階面則兩階前也左塾之前右塾之前則門內之塾也畢門之內則路寢門也兩階戺則堂廉也東堂西堂則東西廂也東垂西垂則東西堂之宇階上也側階則北階也又曰諸侯出廟門俟則與士喪禮殯宮曰廟合也然則鄭氏謂天子廟及路寢如明堂制者蓋未必然明堂位與攷工記所記明堂之制度者非出于舊典亦未敢必信也

又按書多士傳曰天子之堂廣九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五分內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三雉公侯七雉三

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房北堂各二雉

伯子男五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高東房西

房北堂各一雉士三雉三分廣以二爲内五分内以一爲

高有室無房堂注曰廣榮間相去也雉長三丈内堂東西

序之内也高穹高也此傳説房堂及室與經亦不合然必

有所自姑存之以備參攷

儀禮釋宫終

儀禮釋例

儀禮釋例一卷

國朝江永撰永有周禮疑義舉要已著錄是書標曰釋例實止釋服一類寥寥數頁蓋未成之書其釋冕服一條辨註家冕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為之之說謂禮家相傳八十縷為升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行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為此其說驗諸實事最為細析又謂冕有前旒無後旒故大戴禮及東方朔俱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玉藻郊特牲云十

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漢明帝制冕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玉藻云前後邃延不過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其說與鄭注互異亦可相參惟宋陳祥道之說謂周禮之韋弁即爵弁其說過新不可信考士冠禮爵弁服注曰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周禮凡兵事韋弁服注曰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此爵弁韋弁顯異者也惟書云二人雀弁執惠孔傳云爵韋弁似卽以爵弁爲韋弁者然孔穎達疏云據阮諶三禮圖雀弁以布爲之此傳言爵韋弁者此人執兵宜以韋爲之然下言冕執兵者不可以韋爲冕未知孔意如

何則孔疏於孔傳原不深信且即以爵韋爲之要止得名曰爵弁不得通名韋弁故釋名曰以爵韋爲之謂之爵弁韎韋爲之謂之韋弁二語極爲分晰不容相混至於周禮司服有韋弁無爵弁賈疏曰爵弁之服惟有承天變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天子吉服不列之此義頗得如必謂韋弁即爵弁司服未嘗遺爵弁則王之吉服自大裘至冠弁其等殺凡八公之服自衮冕以下大裘不得服侯伯之服自鷩冕以下衮冕不得服以次殺之士之服自皮弁而下韋弁不得服其制甚明如韋弁即爵弁士於禮已不得服矣何以士冠禮曰爵弁服纁裳乎且儀禮士冠禮士昏禮士喪禮既有爵

弁服而聘禮曰君使卿韋弁歸饔餼又曰夕夫人使下
大夫韋弁歸禮則是旣有爵弁又有韋弁明矣又安得
以司服不載爲疑也丞又補祥道之說曰詩方叔將兵
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曰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
服之韠也今考詩服其命服朱芾斯皇箋曰云命服者
命爲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服韋弁服朱衣裳也據此
則卽左氏傳所云韎韋之跗注正戎服之常也必云爵
弁之韠殊無顯據又詩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箋曰此諸
侯世子也除三年之喪服士服而來未遇爵命之時時
有征伐之事天子以其賢任爲將軍疏曰將軍之時猶
未得命由是仍服韎韐據此則經云以作六師蓋將受

命爲將軍非巳臨六師而以爵弁之韎韐爲戎服也故三章皆云君子至止言諸侯初至天子之朝非卽臨戎可知丞引此二詩亦未爲確據蓋丞考證本精而此則草創之本耳

婺源江永撰　金山錢熙祚錫之校

釋服

天子冕服

士冠禮記周弁殷冔夏收注曰弁名出於槃槃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幠幠覆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齊所服而祭也其制之異未聞 賈氏釋曰弁是古冠之大號非直含六冕亦兼爵弁於其中槃大也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案漢禮器制度弁冕周弁冕相參考之冕以木爲體廣八寸長尺六寸績麻三十升布爲之上以元下以纁前後有旒尊卑各有差等天子玉笄朱紘其制可聞云未聞者夏殷之制也

按冕延不用絲而用麻因古尚質也布最麤者三升最細者十五升禮家相傳八十縷爲升其說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周尺甚短以八尺當今之五尺二尺二寸當今之一尺三寸七分半如冕延有三十升其經二千四百縷是今尺一分之

地須容十七縷有奇雖績麻極細亦不能爲此因喪服而誤耳喪服雖有降殺斬衰衣三升冠六升齊衰以下漸細不皆冠倍於衣是冠衣原無倍半之例況吉服又不以布縷精麤爲降殺豈可泥斬衰三升六升之數而云冠必倍衣冕麻用三十升布乎以臆爲說曾不計其布幅之不能容此叔孫通制度之謬歷代經師相傳者之誤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已是極細之布麻冕亦止十五升孔子時易麻爲純以爲儉可從者絲是自然而細合之成縷麻用八功辟績然後成縷故以爲不如絲省約耳其實變麻爲純則古人尚質之意已亾孔子因其有說可解未甚害義故不得已而從衆也前後有旒之說辯見後 夏官弁師掌王之五冕皆元冕朱裏延紐五采繅十有二就皆五采玉十有二玉笄朱紘注冕服有六而言五者大裘之冕蓋無旒不聯數也延冕之覆在上是以名焉紐小鼻在武上笄所以貫也繅雜文之名也合五采絲爲之繩垂于延之前後各十二所謂邃延也繩之每一帀而貫五采玉十二旒則十二玉也每就間蓋一寸朱紘以朱組爲紘也紘一條屬兩端於武繅不言皆有不皆者此爲袞衣之冕十二旒則用玉二百八十八鷩衣之冕繅九旒用玉二百一十六毳衣之冕七旒用玉百六十八希衣之冕五旒用玉百二十元衣之冕三旒用玉七十二疏曰爵弁前後平則得弁稱冕則前低一寸餘得冕名冕則俛也玉有五色青赤黃白黑於一旒之上以此五色貫於繅每玉間相去一寸也

按大裘之冕無旒疑未必然司服王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袞冕祀天祀帝異於享先王者內服大裘以示質耳若冕即十二旒之袞冕享先王雖當冬烝宜服裘蓋自有袞裘不得用大裘服之異者在裘不在冕與袞也郊特牲言郊之祭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蓋祀天內服大裘以示內心之質外服袞冕以示外心之文不必降爲無旒之冕無章之衣然後爲至敬也鄭氏以記所言者爲魯禮魯豈可用十二旒乎又大戴禮及東方朔皆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是後固無旒玉藻郊特牲明言十有二旒未聞二十四旒傳所謂天子用物不過十二若後則何取於旒且二十四旒用玉二百八十八至爲緊重恐王首不能勝夫子荅爲邦何爲取之後漢明帝時制冕易玉以珠欲其輕也旒有前無後正合古義聶崇義陳祥道皆承鄭注之誤不能辯正何也　玉藻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龍卷以祭注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疏曰天子之旒長尺二寸故垂而齊肩諸侯以下各有差降九玉者九寸七玉者七寸以下皆依旒垂長短爲差　按前後邃延謂冕長尺六寸前延後延至武皆深邃耳非謂前後皆有旒也鄭氏謂皆出冕前後而垂遂有二十四旒之說誤矣

覲禮天子袞冕負斧依注曰袞衣者裨之上也繢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

釋曰自袞冕至元冕五者皆爲禪衣諸侯不得定其衣號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體言袞冕衣在上爲陽陽主輕浮故對方爲繢文裳在下爲陰陰主沈深故刺之爲繡文　春官司服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加之享先王則袞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元冕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繢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華蟲五色之蟲希讀爲絺或作黹字之誤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繢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蜼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元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元焉凡冕服皆元衣纁裳疏曰日月星辰取其明山取其人所仰龍取其變化華蟲取其文周有虎彝蜼彝因於前代則虞時可知宗彝非蟲獸之號而以虎蜼畫於宗彝因號爲宗彝其實爲虎蜼也虎取其猛蜼取其有智以其卬鼻長尾大雨則以尾塞其鼻是其智也藻亦取其有文火亦取其明粉米取其潔亦取其養人黼白黑爲斧文近刃白近

上黑取斷割㡀黑與靑兩已相背取臣民背惡向善亦取君臣有合離之義鄭知登龍於山者周法皆以蟲獸爲章首若不登龍於山何得猶名袞龍又知登火於宗彝者宗彝則毳也若不登火於宗彝則毳是六章之首不得爲五章之首九章無正文並鄭以意解之衣是陽從奇數裳是陰從偶數粉米不可畫雖在衣亦刺之故得希名知皆元衣纁裳者易言黃帝堯舜垂衣裳取諸乾坤天色元地色黃但土無正位託於南方火赤色赤與黃即是纁故以纁爲名

諸侯冕服

覲禮侯氏裨冕釋幣于禰注曰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袞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元此差司服所掌也釋曰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旗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上得兼下下不得僭上則天子升降俱有諸侯直有降龍而已知不施於旌旗而據衣服者司常云交龍爲旂諸侯建旂則旌旗升降俱有而云諸侯降龍者據衣服而言也玉藻諸侯元冕以祭不得服袞冕以下此等及孤卿大夫是人君

廟及入天子之廟故服也今諸侯吉禰用裨冕者將入天子之廟故服以告禰謂告曾子問云諸侯裨冕以朝注云爲將廟受亦斯之類也

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注曰服則衮也鷩也毳也

司服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注曰公之衮冕至卿大夫之元冕皆其朝聘天子及助祭之服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元冕而祭於已疏曰魯雖得與天子同惟在周公文王廟中得用衮冕若餘廟亦元冕其二王後惟祭受命王得用衮冕其餘廟亦用元冕也　弁師諸侯之繅斿九就瑉玉三采其餘如王之事繅斿皆就玉瑱玉笄注侯當爲公字之誤也其餘謂延紐皆元覆朱裏與王同也出此則異繅斿皆就皆三采也每繅九成則九斿也公之冕用玉百六十二玉瑱塞耳者疏曰王不言玉瑱於此言之者互見爲義諸公言玉瑱明王亦有之云出此則異者謂天子朱紘則諸侯當青紘之等不得與王同也　又諸侯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冕則侯伯繅七就用玉九十八子男繅五就用玉五十繅玉皆三采　按自王以下鄭注疏玉之數皆當去其半

大夫冕服本經未見因鄭注見之

士冠禮注天子與其臣元冕以視朔釋曰玉藻天子元端聽朔於南門之外注端爲

冕謂天子以元冕聽朔而彼不言臣此兼言臣者欲見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元冕而下如孤之服疏曰天子九章據大夫而言其小章依命數若無小章絺冕三章則孤有四命六命卿大夫元冕一章卿大夫中則有三命二命一命天子之卿六命大夫四命明中有小章乃可得依命數　弁師孤卿大夫之冕各以其等爲之注孤繅四就用玉三十二三命之卿繅三就用玉十八再命之大夫繅再就用玉八繅玉皆朱綠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斿

爵弁服

士冠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僂見後　注曰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緅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一入謂之縓再入謂之赬三入謂之纁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

明衣與帶同色韎韐縕韍也士縕韍而幽衡合韋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　釋曰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冕低前一寸二分爵弁前後平故不得冕名其尊卑次於冕冕七入爲緇若以纁入黑則爲緅是三入赤再入黑如爵頭者爵頭赤多黑少故以爲喻以紺再入黑汁與爵同故取鍾氏緅色解之云其布三十升者取冠倍之義是以喪服衰三升冠六升朝服十五升故冕三十升也絳則一染至三染同云淺絳爾雅及鍾氏皆無四入之文鄭約之以纁入赤則爲朱也鄭解純字或爲絲或爲色若色理明者以絲解之若絲理明者以色解之此元衣與纁裳相對色理自明則以絲解之爵弁服是冕服之次故知亦用絲也爾雅茹藘茅蒐註一名蒨可以染絳周公時名蒨爲韎草以此韎染韋合之爲韐因名韍爲韎韐也士韎韋無飾不得單名韍一名韎韐一名緼韍而已　按三十升布之說辯見前

士冠禮爵弁注曰爵弁者制如冕但無繅耳　釋曰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

士冠禮爵弁笄緇組紘纁邊　笄紘見後

賓降三等

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士冠記三加彌尊諭其志也　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緇袘注曰爵弁而纁裳元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袘者空其文明其與袘俱用緇袘謂緣袘之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釋曰士家自祭服元端助祭服爵弁今用助祭之服親迎一為攝盛則卿大夫助祭用元冕親迎亦當元冕攝盛上公有孤之國孤絺冕卿大夫同元冕無孤之國卿絺冕大夫元冕也五等諸侯元冕以家祭則親迎不過元冕天子親迎當服袞冕諸侯元冕其孤雖絺冕以助祭親迎亦用元冕臣不得過君故也　雜記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士弁而親迎然則士弁而祭於已可也注弁爵弁也冠元冠也祭於公助君祭也大夫爵弁而祭於已唯孤爾士弁而祭於已可也緣類欲許之也親迎雖亦已之事攝盛服爾非常也疏曰親迎配偶一時之極故許其攝盛祭祀所供養故須依其班序　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注曰爵弁服純衣

纁裳也禮以冠名服釋曰士復用助祭之服則諸侯以下皆用助祭之服可知故雜記云復諸侯以褎衣冕服爵弁服若然孤自絺冕而下卿大夫元冕爵弁士爵弁而已　士喪禮陳襲事爵弁服純衣注曰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纁裳又小斂大斂皆有祭服

皮弁服

士冠記三王共皮弁素積注曰質不變釋曰以損益之極極於三王故云三王其實先代後代皆不易也　士冠禮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韠屨見後　注曰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為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為裳辟蹙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釋曰皮弁白布衣與冠同色故不言衣也玉藻云諸侯皮弁聽朔於大廟又鄉黨說孔子之服云素衣麑裘鄭云視朔之服視朔君臣同服也三皇時以白鹿皮冒覆頭鉤領繞項至黃帝則有冕故世本云黃帝作冕旒禮運云先王未有麻絲

衣其羽皮鄭云此上古之時則此謂象三皇時以五帝爲大古以三皇爲上古也黃帝雖有絲麻布帛皮弁至三王不變故記云三王共皮弁禮圖仍以白鹿皮爲冠也經典云素者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繒此文之等是也畫繢言素者謂白色論語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檀弓奠以素器之等是也雜記云朝服十五升此皮弁亦天子之朝服故亦十五升布也喪服注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則祭服皮弁皆辟積無數也　春官司服眡朝則皮弁服注視朝視內外朝之事　又士冠注天子與其臣皮弁以日視朝釋云在朝君臣同服　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注諸侯之臣相朝聘皆皮弁服此天子日視朝之服疏曰諸侯相朝聘其服雖無文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且諸侯朝天子冕而出視朝爲將廟受明自相朝不得與天子同卽用皮弁可知也士之助祭服爵弁不言爵弁者以其爵弁之服唯有承天變時及天子哭諸侯乃服之所服非常故列天子吉服不言之今以其轉相加不得輒於士加爵弁故以皮弁爲首但皮弁是士助君視朝之服也

士冠禮皮弁注曰周禮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　釋曰此注略引以證士皮弁無玉象爲飾

之意士冠禮皮弁笄緇組紘纁邊笄紘見後賓降二等受皮弁右執
項左執前進祝加之贊者卒紘注曰卒紘謂繫屬之釋曰有笄者屈
組以爲紘伸屬之左相繫定右相屈繫擬解時易爲繫屬之也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注曰
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視朔皮弁服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
璂象邸玉笄諸侯及孤卿大夫之皮弁各以其等爲之注會縫中也璂讀如綦綦結也皮弁之縫中每貫結五采玉十二
以爲飾謂之綦詩云會弁如星又曰其弁伊綦是也邸下柢也以象骨爲之皮弁侯伯璂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
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其皮弁之會無結飾
疏曰每貫結五采玉十二以爲飾者天子以十二爲節約同冕旒也引詩會弁如星者彼注云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
皪皪而處以象星也又曰其弁伊綦璂既爲玉又得爲結義得兩合耳邸下柢也謂於弁內頂上以象骨爲柢　陳祥道
曰皮弁存毛順物性而制之文質具焉韋弁去毛違物性而又染之文而已凡在下者爲基可以託宿者爲邸玉璂則縫
中貫玉而施於下者也象邸則下柢用象而託以皮者也既謂之柢不特施於頂上魏臺訪義曰邸以象骨周緣弁下根

祇然則魏武所作弁祇或古之遺制歟詩曰會弁如星言其玉也又曰其弁伊騏書曰綦弁執戈言其文也毛氏曰騏文也孔安國曰綦文鹿子皮說文綦蒼艾色葢綦者陰陽之雜文禮以綦組纓爲士之齊冠綦組綬爲世子佩詩以綦巾爲女巾皆其未成德之服也則士弁以綦宜矣康成讀玉璂爲綦以綦爲結是臆說也　按陳氏說皆得之璂音基綦音其綦與騏字可通與璂字不可通夫士既無玉飾何得以綦爲其綦綦是蒼艾色近白而非白然則士之皮弁服衣裳雜用素用純白也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賓皮弁迎大夫於外門外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　**覲禮**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于帷門之外　**士喪禮**陳襲事皮弁服

陳祥道曰皮弁天子以視朝以宴以聽郊報以舞大夏諸侯以聽朔以巡牲以卜夫人世婦以逆王之郊勞以待聘賓卿大夫以王命勞侯氏以聘於鄰國以卜宅士以冠學士以釋菜凡大夫之朔月皆皮弁服則皮弁之所施者衆矣葢人爲者多變自然者不易皮弁因其自然而已此所以三王共皮弁素積而周天子至士共用之也士冠皮弁緇帶記雜帶君朱綠大夫元華士緇辟則士之皮弁帶與君大夫玄弁之帶異矣士冠皮弁笄弁緇組紘纁邊則

士皮弁之紘與天子諸侯皮弁之紘亦異矣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錫衰郊特牲大蜡皮弁素服葛帶榛杖以送終則弁雖與吉禮同而服與吉服不同

韋弁服

聘禮君使卿韋弁歸饔餼注曰變皮弁服韋弁敬也韋弁韎韋之弁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相類取相近耳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疏曰司服王之吉服有九祭服之下先云兵事韋弁服後云視朝皮弁服則韋弁尊於皮弁韎即赤色以赤韋爲弁也有毛則皮以去毛熟治則曰韋本是一物云其服蓋韎布以爲衣而素裳者此無正文但正服則鄭注司服云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又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鄭注解跗爲幅以注爲屬謂制韋如布帛之幅而連屬爲衣及裳今此注異者鄭意此爲賓館於大夫士之廟旣爲入廟之服不可純如兵服故謂韎布爲衣而素裳鄭志兵服與皮弁同白舄故言素裳此亦同也然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春官司服凡兵事韋弁服注韋弁以韎韋爲弁又以爲衣裳春秋傳曰晉郤至衣韎韋之跗注是也今時伍伯

緹衣古兵服之遺色韎與同韎是茅染謂赤色也左氏傳韎
韋之跗注賈服等説跗謂足跗注屬也袴而屬於跗若據鄭
雜問志則以跗爲幅注亦爲屬以韎韋幅如布帛之幅而連
屬以爲衣而素裳旣與諸家不同又與此注裳亦韎韋有同
者異者此注與賈服同裳亦韎韋也雜問志裳用素者從白
舄之義若然聘禮注韎布爲衣而素裳與此又不同者彼非
兵事入廟不可純如兵服故從兵服韎布爲衣也伍伯爲宿衛
者之行長見服纁赤色之衣是古兵服赤之驗也　夏官弁
師諸侯及孤卿大夫之韋弁各以其等爲之注韋弁侯伯璂
飾七子男璂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璂飾四三命之卿璂飾三
再命之大夫璂飾二玉亦二采韋士變冕爲爵弁其韋弁之會
無結飾　陳祥道曰周禮有韋弁無爵弁書與冠禮記有爵
弁而無韋弁士之服止於爵弁而荀卿曰士韋弁孔安國曰
雀韋弁也劉熙釋名亦曰以爵韋爲之謂之韋弁則爵弁即
韋弁耳觀弁師司服韋弁先於皮弁書雀弁先於綦弁士冠
夾加皮弁三加爵弁而以爵弁爲尊聘禮上卿贊禮服皮弁
及歸饔餼服韋弁而以韋爲敬則皮弁之上非韋弁則爵弁
矣此所以疑其爲一物也爵弁士之祭服而王服之者王哭
諸侯服爵弁而即戎服之爾書二人雀弁雜記復諸侯以襃
衣冕服爵弁服子羔之襲皮弁一爵弁一元冕一釁廟視宗
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則爵弁雖士之祭服而天子諸侯
大夫皆服之鄭氏謂爵弁冕之次制如冕但無繅然古文弁

象形則其制上銳若合手然非如冕也韋其質也爵其色也鄭釋士冠謂爵弁赤而微黑如雀頭然則赤多黑少矣釋巾車又曰雀飾黑多赤少然雀之色固赤多而黑少鄭爲二說是自惑也且言韋弁赤亦無據　按陳氏言爵弁亦上鋭非如冕制韋其質爵其色而以韋弁爵弁爲一物此說甚有據王郎戎以韋弁服卽爵弁服其服纁裳朱芾臣之貴者以朱卑者以韎韐故詩言方叔將兵服其命服朱芾斯皇又云韎韐有奭以作六師皆爵弁服之韠也鄢陵之戰郤至見楚子衣韎韋之跗注卽朱芾韎韐之類也豈非爵弁服卽戎之證乎今姑仍鄭氏舊說而存禮書之說於此

儀禮釋例終

儀禮釋例跋

江氏儀禮釋例葢未成之書也

四庫全書著之存目而

文瀾閣本附儀禮釋宮增注之後殆以其綱目井然有條不紊棄之可惜與韋弁止於大夫荀子士韋弁或周衰僭禮或韋皮相類散文則通劉熙釋名以雀韋弁兩通其說於禮未聞且同一韋弁而一稱其質一稱其色古人嘗名辨物無此參錯顧命二人雀弁執惠此新君即位不得例以兵事僞孔傳以其執兵釋爲雀韋弁故正義疑之然亦未敢竟以雀弁爲韋弁也自陳用之敖君善說出遂合二弁爲一而江氏從之案雀弁之異於韋弁者三雀弁上古以布中古以絲韋

弁則以韋此質不同也爵弁色好爵頭赤而微黑韋弁以茅蒐染韋乃淺赤色此色不同也爵弁服緇衣纁裳韋弁在兵事則衣裳皆靺在聘禮則素裳此服不同也司服有韋弁無爵弁文不備耳士不得服韋弁故冠昏喪禮但有爵弁而韋弁則見於聘禮何得云韋弁即爵弁乎士冠禮注爵弁赤而微黑如爵頭然巾車注雀黑多赤少之韋陳用之引此以詆鄭爲二說不知巾車注統雀而言與士冠注有別賈疏鄭以目驗雀頭云云乃誤會鄭意也用之又謂古弁字象形當上銳若合手疑士冠注弁如冕但無藻爲非此言誠然然弁師注一命之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雀弁知鄭並非以弁之制一如無藻之冕特延紐笄紘與冕同耳宋人好爲新說務

欲求勝前人而於本文往往不及細檢江氏雖取陳說仍依鄭注分斷并章并為二條猶不失疑以傳疑之意云錢熙祚